目錄

本傳

先生姓鄭、名孝胥、字蘇戡、一字太夷、別號海藏、福建閩侯縣人、先世居福淸縣、初爲大族、世業農、至先生三世祖以官起家、始遷於閩侯、曾祖鵬程、字松谷、祖世恪、字稼庵、考守廉、字仲濂、爲咸豐二年壬子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用主事、歷官工部營繕司、吏部稽勳司考功司主事、咸豐十年庚申閏三月十二日、先生生於蘇州胥門寓廬、故名胥而字蘇、生未逾月、避髮逆亂、倉皇返閩、仲濂公仍入京供職、先生幼而英異、四歲時、從叔祖虞臣公授爾雅、輒能上口、七歲、侍母林太夫人赴京、授讀經史、仲濂公督課亦嚴、日課皆有定程、十三歲畢經書、文辭英邁、十七歲歸閩、從虞臣公習舉業、未冠、補博士弟子員、文名藉甚、二十三歲、中光緒八年壬午科本省鄉試第一名、爲主司寶竹坡侍郎所器賞、同榜陳石遺、林琴南、高嘯桐、皆一時知名士、先生家貧、

以就館爲活、歷游沈文肅公（葆楨）李文忠公（鴻章）幕府、爲所倚重、三上春官不第、光緒十五年乙丑、考取內閣中書、以經濟文才、有聲於時、先後與萍鄉文廷式、義甯陳三立、南通張謇等齊名、由中書改官同知、分發江南、寓居南京之青溪磊山雲所、益肆力於詩、與上元顧雲相唱和、自甲申法越戰事以後、海內才智之士、頗思改弦更張、先生尤講求時務、以謀救國之策、光緒十七年辛卯、東渡日本、爲使館秘書、次年歷東京領事、旋調神戶大阪總領事、居東三年、與其國士大夫游、時値明治維新以後、考究富強之術、及變法次第、至爲詳審、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東構釁、隨欽使下旗歸國、仍居南京、時南皮張文襄公（之洞）、方署兩江總督、詢以兵事、先生詳述勝敗之由、詞氣慷慨、爲文襄公所激賞、召之入幕、無幾、以感時抑鬱、出游西湖、復由上海至北京、無所遇而歸、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俄人占據旅順、先生有詩書憤、旋應文襄之召、冬至武昌、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以人才保薦、與吳縣江標同應召、是

年七月二十日、德宗景皇帝特賜召見於乾清宮、奏陳練兵之策、請從皇上練心始、凡數百言、蒙旨嘉許、遂以同知擢用道員、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是時康有爲、譚嗣同、林旭等居中用事、欲更易大臣、變革一切、事洩亂作、孝欽顯皇后重行垂簾聽政、朝局大翻、新黨柔敗、先生不在中樞、未與其謀、得以免禍、請假出京、復回武昌、張文襄奏辦京漢鐵路南段總辦、兼辦漢口鐵路學堂、武勝關以北各段、皆親往履勘、以次修築、寓居漢上、晚必渡江詣節署、與文襄公夜談、每至達旦、公務稍暇、乃移居武昌、構盟鷗榭於滋陽湖畔、與番禺梁節庵鼎芬（時爲兩湖書院監督）嘉興沈乙菴曾植（時爲兩湖書院分教）過從、酬唱最密、節庵一日以語言與文襄意迕、三日不得見、先生一言解紛、歡洽如初、文襄建議聯俄、自爲疏稿、出示幕僚、衆皆稱服、先生獨曰、鄭倅不以爲然、文襄惱之、間十餘日不繼見、已而忽諭左右、召鄭倅、且謂曰、吾幕中有一范增、爾等知之乎、先生至、剖陳利害、其議遂寢、蓋謂先

生好奇計如古之范增也、其見重如此、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卸鐵路事、赴上海、檄辦江南製造局、剔積弊、定章程、費省於前、會廣西巡撫蘇元春、被劾遣戍、時議整飭邊防、以先生爲知兵、賞候補四品京堂、督辦廣西邊務、調湖北武建營新軍三千人、率之往、始駐諒州、聞陀廬司有伏匪、回師擊之、獲捷、先聲所播、匪氣遂奪、繼定駐紮龍州、法人所修鐵道、已抵鎭南關、與龍州接壤、匪黨竄匿其間、常出沒爲邊患、先生駐龍州三年、輯邦交、練民團、興學校、邊境以安、時人稱爲鄭龍州、匪中有才傑之士、亦招而撫之、廣西都督陸榮廷、即先生所識拔者也、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奏請裁撤邊防督辦、解去兵柄、退歸上海、法國贈以雙龍寶星、以酬其功勞、其幕府陽湖孟昭常、著有廣西邊事旁記、紀述先生政績頗詳、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四月二十二日、授安徽按察使、旋調補廣東按察使、皆辭不赴任、築海藏樓於上海、惟與海內名流詩文往復、詩名益昌、知與不知、皆稱曰海藏先生、宣統元年己酉、東三省總督

錫良、電延先生籌錦璦鐵路、及壺盧島築港事、與英美定約、已有成議、爲樞府擱置、共事遂寢、僅爲區劃防疫之政而已、非先生志也、是爲先生與滿洲有關係之始、當是時、革命之說、瀰漫國中、黨人乘機竊發、屢蹶屢起、先生與海內外同志、倡議君主立憲、以圖挽救、和之者甚衆、宣統三年辛亥、特授湖南布政使、被命卽行、履任甫十日、調京議外官制、會武昌變起、亟馳南下、途次聞長沙已陷、道梗不行、遂留上海、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遜位詔下、先生慷慨憤激、誓守臣節以終、隱遯滬濱、十三年間、不問世事、凡詩文簡扎題識、仍用宣統甲子、始終疾惡共和、未嘗書民國年號也、袁世凱、段祺瑞秉政、先後禮致先生爲交通教育各部總長、皆拒之、先生書法、出入漢隷北碑間、力掃後來姿媚之習、有時匱乏、則鬻書自給、人爭購之、歲可致數千金、於是書名重一世、辛亥國變以後、故國耆舊、以節義自守者、多避地海濱、一時如陳散原（三立）沈乙庵（曾植）朱古微（祖謀）王病山（乃徵）陳蒼虬

(曾壽)等、皆先生雅好、遇春秋佳日、詩酒留連、主持風雅、昌明忠義、東南風氣、爲之一變、癸亥(民國十二年)、奉召入覲、奏對稱旨、甲子(民國十三年)、派充內務府大臣、刷新釐政、歲省數十萬元、五月辭職、命懋勤殿行走、進講資治通鑑、當奉直戰起時、吳佩孚張作霖鏖兵榆關、馮玉祥自熱河倒戈、使鹿鍾麟以兵迫宮禁、 皇帝出居醇邸、馮軍散布傳單、軍勢洶洶、復有異圖、先生急與陳太傅(寶琛)羅叔言(振玉)密籌脫出之計、揚言往東城相宅、遜入使館界、暫幸德國醫院、使英人莊士敦往商英、荷、兩國使館、議不諧、先生奉命馳赴日本使館、因日人松本迫平介紹日本公使芳澤謙吉、謂請自決行止、乃奔回醫院、扈 駕御馬車入日本使館、時大風揚沙、咫尺莫辨、使館界外、雖軍警密布、竟無所睹、殆天祐也、次年乙丑、隨扈至天津行在、始幸張園、繼幸靜園、先生日侍講席者凡七年、雖風雨寒燠、未嘗一日間斷、啓沃輔導之勤、可謂至已、辛未(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滿洲事變勃發、友邦仗義興

師、驅除民蠹、十一月、天津繼起事變、地方騷動、先生奉長子垂、密扈　帝乘小汽艇出大沽口、復易郵船駛赴營口、旋隨幸旅順、大同元年壬申二月、兩赴奉天、與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及滿洲名人張景惠、臧式毅、熙洽等、會商建國大計、計定、隨扈至湯崗子、三月八日、　今上俯順三千萬民衆之輿情、由建國籌備委員會委員等、奉迎而幸長春、定國都曰新京、肇建大滿洲國、三月九日、　今上爲執政、建元大同、被命爲國務總理、擔任第一次組閣重命、先生鑒及世界大勢、各以覇術相競、又深痛中國、自辛亥以還、猖狂暴亂、邪說横行、不仁不義、無禮無法、是以首揭王道主義以爲政、王道者、即東方列聖相傳之治道、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孟子所謂以善養人者是也、欲本古先聖王仁民愛物之遺志、因時變通、以施之於政治、謂新興國家、惟以禮讓爲先、期與民休養生息、宣導和平而已、謀興全國水利、以植富庶之基、設爲方案、欲次第興舉、大同元年秋間、友邦首先承認、先生

悉心籌畫、以九月十五日、與日本駐滿特命全權大使武藤信義大將、議訂日滿議定書、舉行隆重簽字式、實行兩國共存共榮之大計、後以馬占山叛變、兼任軍政部總長、文教部成立、又兼文教部總長、及帝制實施、先生事前籌備、殫竭勤勞、大同三年三月一日、當　皇帝陛下舉行登極大典時、改元康德、先生仍繼任國務總理大臣、三月二十一日、奉命偕財政部大臣熙洽、爲修聘特使、以答謝友邦援助之盛意、三月二十七日、覲見日本　天皇陛下及　皇后陛下、進呈國書、蒙賜優渥勅旨、使節所至、萬衆歡迎、歸國覆命、即於五月九日、特敍勳一位、賜景雲章、康德二年四月、皇帝陛下訪日東渡、先生居守、責重事煩、日不暇給、口未嘗言勞、迨　聖駕回鑾、詔定國是、先生奉宣詔旨、曉諭全國、以大業既成、宿願克遂、乃於五月二十一日、表請辭職、情詞懇切、皇帝陛下鑒其忱悃、溫旨俞允、特賜前官禮遇、康德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勅許佩帶日本帝國贈予勳一等旭日大綬章、康德四年五月二日、宣詔紀念節、特

賜龍光章、先生雖年逾七十、自開國以來、身肩鉅任、經緯萬端、皆手自草創、鞅掌勞瘁、毫不爲苦、五年之間、精力彌滿、無間始終、言詞敏捷、步履輕健、尤非少壯所能及、蓋其稟賦有大過人者、自奉儉約、毎食惟含粥一甌、雞卵數枚而已、罷政後、築室柳條路、平屋數楹、堅樸無華飾、過者不知其爲相邸也、庭中植柳數株、顏曰柳下居、中夜即起、三十年習以爲常、故又自號夜起庵叟、作夜起庵賦以見志、蕭然物外、意泊如也、康德五年三月、突患腸疾、日見沈重、 皇帝陛下特遣侍醫診治、復派員探視、延至二十七日、陷於危篤、奉賜葡萄酒、敘大勳位、賜蘭花大綬章、二十八日申刻、薨於柳條路正寢、年七十有九、 皇帝陛下睿心軫悼、特頒優恤諭旨、命國務院組織國葬執行委員會、議行國葬典禮、以彰殊勳、 日本 天皇陛下親電弔唁、四月十九日、發 勅宮內府大臣熙洽致奠、頒賜誄文、四月二十日、政府於大同公園舉行弔禮式、 上特輟朝一日、官民來弔者逾數萬人、全國皆揭揚弔旗、特免罪

人勞役一日、飾終之典、備極隆盛、殆前此所罕睹也、墓地擇定奉天省城郊外之同仁村、於七月七日歸於兆域、先生有子三、長曰垂、前任國務院秘書官、兼滿洲航空會社社長、於大同二年春卒於奉天、次禹、現任奉天市長、三何、居於北京、皆能承其家學、女二、長適黟縣金邦平、次適桐城葉戎、先生遭逢國變、大節不撓、雖避居海上、無日不乃心王室、及趨赴行在、日侍講幄、歷七年之久、謨議籌畫、勳逾尋常、晚歲秉任樞軸、值國家新造之時、殫心竭慮、至爲勞瘁、嘗以垂耄之年、乘飛機周行各省、視民疾苦、審視政情、初未嘗以勞苦險難爲辭、解紐後、捐舊居、出貲財、建王道書院、以教青年學子、其拳拳於國事、蓋無時已也、先生嘗曰、滿洲之興、在各國後、勢不能與列强爭衡、惟有抱仁義之說、以求治安之實而已、天下皆危、而此獨安、天下皆爭、而我獨息、其亦避世之華胥也哉、嗚呼、其康濟之懷、於斯可見矣、先生博聞强識、詩臻絕詣、書法自成一家、晚年亦偶畫松、蒼勁入古、嘗校訂經世

文編、著有海藏樓詩集十三卷、及王道講義等、皆行於世、

年譜

咸豐十年（庚申）　萬延元年　西曆一八六〇年

先生年一歲、是年閏三月十二日、先生生於蘇州胥門之寓廬、時際洪楊之變、尊人孝功公守廉偕林太夫人避兵吳下、未幾、歸福建、先生生時、太夫人夢見白鶴翩臨、說者謂先生爲鶴之轉世、蓋先生行止咸具鶴形、且畢生不啖禽鳥之肉也。

咸豐十一年（辛酉）　文久元年　西曆一八六一年

先生年二歲、在福建。

同治元年（壬戌）　文久二年　西曆一八六二年

先生年三歲、是年十二月、先生之弟稚辛先生孝檉生

同治二年（癸亥）　文久三年　西曆一八六三年

先生年四歲、初入塾、從叔祖虞臣先生授爾雅、遂能成誦、按虞臣名世恭、道光癸卯舉人、咸豐壬子進士、戶部主事、曾任鳳池書院及致用堂山長、宿學耆儒、操行廉介、先生學問根源、得力於名師者匪鮮、故詩集中屢見感念不忘之句、且私諡虞臣爲介節云。

同治三年（甲子）　元治元年　西曆一八六四年

先生年五歲、在福建。

同治四年（乙丑）　慶應元年　西曆一八六五年

先生年六歲、在福建。

同治五年（丙寅）　慶應二年　西曆一八六六年

先生年七歲、是年侍母林太夫人入北京、居宣武門南之粉坊琉璃街莆陽館。

同治六年（丁卯）　慶應三年　西曆一八六七年

先生年八歲、是年與弟稚辛先生孝檉俱從李星野兆珍先生受經、李先生居

福州老館、是年九月、林太夫人逝世。

同治七年（戊辰）　明治元年　西曆一八六八年

先生年九歲、在北京。

同治八年（己巳）　明治二年　西曆一八六九年

先生年十歲、在北京。

同治九年（庚午）　明治三年　西曆一八七〇年

先生年十一歲、在北京。

同治十年（辛未）　明治四年　西曆一八七一年

先生年十二歲、在北京。

同治十一年（壬申）　明治五年　西曆一八七二年

先生年十三歲、是年畢十三經。

同治十二年（癸酉）　明治六年　西曆一八七三年

先生年十四歲、在北京。

同治十三年（甲戌）　明治七年　西曆一八七四年

先生年十五歲、在北京。

光緒元年（乙亥）　明治八年　西曆一八七五年

先生年十六歲、在北京。

光緒二年（丙子）　明治九年　西曆一八七六年

先生年十七歲、正月、尊人考功公逝於北京、五月、先生歸里、從叔祖虞臣公習舉業。

光緒三年（丁丑）　明治十年　西曆一八七七年

先生年十八歲、在福建。

光緒四年（戊寅）　明治十一年　西曆一八七八年

先生年十九歲。

光緒五年（己卯）　明治十二年　西曆一八七九年

先生年二十歲、九月、就婚於廬江吳氏、爲吳光祿贊誠次女、初光祿欲試先生之才、命爲言志賦、先生操筆構思、數千言一揮而就、光祿大奇之、按先生結婚、係在南京馬道街合肥試館、是年入泮、受知於學師仁和孫詒經。

光緒六年（庚辰）　明治十三年　西曆一八八〇年

先生年二十一歲、在南京、冬間回里應歲試。

光緒七年（辛巳）　明治十四年　西曆一八八一年

先生年二十二歲。

光緒八年（壬午）　明治十五年　西曆一八八二年

先生年二十三歲、舉本省正科鄉試第一、受知於主考宗室寶廷竹坡、副主考嘉定朱善祥、同榜有陳石遺衍、林琴南紓、皆知名之士。

光緒九年（癸未）　明治十六年　西曆一八八三年

先生年二十四歲。

光緒十年（甲申）　明治十七年　西曆一八八四年

先生年二十五歲、二月、長女景生。

光緒十一年（乙酉）　明治十八年　西曆一八八五年

先生年二十六歲、是歲歸南京、有贈陳石遺詩云、「孤往希眞侶、相逢亦冷蹤、何緣疎淡意、頻爲說詩濃、」云云。先生旋就李文忠鴻章之聘、由南京北上、客天津李文忠幕中。

光緒十二年（丙戌）　明治十九年　西曆一八八六年

先生年二十七歲。

光緒十三年（丁亥）　明治二十年　西曆一八八七年

先生年二十八歲、三月、長子垂生。

光緒十四年（戊子）　明治二十一年　西曆一八八八年

先生年二十九歲。

光緒十五年（己丑）　明治二十二年　西曆一八八九年

先生年三十歲、是年春夏間、在北京、考取內閣中書、寓下斜街王可莊仁堪家、故春歸詩有「斜街長日見花飛」之句、秋間、以中書改官同知、分發江南、遂歸南京、有重九登淸涼山之作、是歲七月、次子禹生。

光緒十六年（庚寅）　明治二十三年　西曆一八九〇年

先生年三十一歲、在北京、充鑲紅旗官學堂教習、先生是年人日登陶然亭詩所謂「閒曹蹤跡人誰覺」是也、有官學雨中夜坐、及官學雜詩數首。

是歲九月、出京、有出京詩十一首記之、還抵揚州、有與陳弢厂伯潛游鼓山、及聽水樓夜坐之作。

是年冬、在金陵、有東坡生日詩。

光緒十七年（辛卯）　明治二十四年　西曆一八九一年

先生年三十二歲、是歲奉命東渡、爲駐日本使館書記官、有「誰念詩人漸消瘦、麴町館裏看飛鴻」之句、蓋使館在日本東京麴町也。

光緒十八年（壬辰）　明治二十五年　西曆一八九二年

先生年三十三歲、是年歲首歸國、有上海旅次送弟、及金陵集沈文肅祠堂之作。

是年再渡日本、居東京永田町日枝山下、調任日築領事、旋調神戶大阪總領事。

光緒十九年（癸巳）　明治二十六年　西曆一八九三年

先生年三十四歲、是年於署中作懷人亭、有詩及序記之、是歲三子東七生。

光緒二十年（甲午）　明治二十七年　西曆一八九四年

先生年三十五歲、有三十五初度詩、自述懷抱、是年秋中日構釁、隨公使下旗歸國、居南京教敷營、就張文襄之洞幕、十二月三子東七殤、有詩哀之。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明治二十八年　西曆一八九五年

先生年三十六歲、在江寧、移居緝俠營、二月至上海、送弟稚辛赴津、遂獨往杭州西湖。

冬間北上、自上海乘舟泛海、經烟台之天津、入都引見、十一月二十二日出京、遵陸路經雄縣、河間、泰安、揚州而歸南京、六月四子勝生。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明治二十九年　西曆一八九六年

先生年三十七歲、在南京有從文襄登采石磯、蕪湖道署燕集、游武昌西山諸詩、在金陵青溪之畔、築屋數楹、名曰濠堂、有濠堂落成詩記之、六月偕徐積餘乃昌等遊定林、有定林訪碑圖記之、次女惠生。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明治三十年　西曆一八九七年

先生年三十八歲、自南京之上海、有上海旅舍、江岸步月、虹口諸詩、歲暮應文襄召入鄂一行、有舟過蕪湖、過金陵諸詩、十二月五子何生。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明治三十一年　西曆一八九八年

先生年三十九歲、在上海、歲首有海藏樓試筆之作云、「滄海橫流事可傷、陸沈何地得深藏、廿年詩卷收江水、一角危樓倚夕陽」云云、海藏樓見於先生詩始此、讀之可得樓名命義所在。

是年作暮寒詩 自注四月二十七日感事 云、「宮中 二聖自稱歡、滄海歸人感暮寒、旅力既愆時竟失、風波垂定事尤難、是非坐共危言絕、恢復終憑老眼看、料得淚痕潛漬筆、廿年密記在金鑾、」蓋爲翁文恭同龢被讒而作也。

六月下旬、自上海赴湖北、應張文襄之召、旋返上海、七月初、渡海北上入都、以文襄特保 召見也、七月二十日 召對於乾淸宮、時紛議變法、先生獨陳練兵策、蒙 旨嘉許、以同知擢用道員、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戊戌難作、 孝欽后垂簾、朝政大變、先生遂乞假南歸、九月南旋、留妻孥於上海、獨赴武昌、居文襄幕。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　明治三十二年　西曆一八九九年

先生年四十歲、在武昌、是年起主辦京漢鐵路南段總辦、兼辦漢口鐵路學堂、寓居漢口。

八月二十七日、挈孥渡江、移家武昌大潮街湖舍、有詩記之云、「扁舟載兒女、何處是吾家」、又云、「枯樹門前倚、沈吟待暮鴉」」又有答沈子培（曾植）見訪湖舍不遇之詩云、「我生安歸指菰蘆、美此積水來寄居、循灣常記一枯樹、到門猶隔千畦蔬」云云、讀之可想見湖舍門前景況。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明治三十三年　西曆一九〇〇年

先生年四十一歲、是年拳匪亂作、有感憤詩四首志之、在文襄幕、佐之籌畫保全東南半壁之策、草擬案牘、每至夜午方歸。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明治三十四年　西曆一九〇一年

先生年四十二歲、是年夏閩中疫癘盛行、先生之次兄孝思、字則軒、與予友

荃、相繼猝逝、未幾、先生之長兄孝穎、字粟生、又自沉於河、先生急貸歷漢陽、迎兩兄眷口至鄂、有述哀詩七首、旋先生之妹伊毅、亦因痛兄而殞、作訣妹詞哀之。先生之妹適閩縣陳宗朱字筱元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明治三十五年　西曆一九〇二年

先生年四十三歲、作蘇龕詩自序云、「杭州南高峯烟霞洞、東坡嘗遊處也、寺僧刻巖石爲財神、湯蟄仙斥之、易刻坡像、杭人遂題之曰蘇龕、蟄仙以書報余、且屬作詩云、」按蟄仙名壽潛、與先生交甚莫逆、辛亥後始疎、先生一字蘇龕、故蟄仙屬作詩也。

多間自鄂之金陵、有金陵感事詩。

九月少女文淵生。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明治三十六年　西曆一九〇三年

先生年四十四歲、正月二十八日、自金陵歸漢口、卸鐵路事、旋赴上海、

充江南製造局總辦、時廣西匪亂蠭起、兩廣總督岑春暄雲階、奏調先生以四品京堂充廣西邊防督辦、專摺奏事、先生率湖北新軍號武建軍者兩旗、共二千餘人、往龍州、過烏蠻灘伏波廟、過橫州海棠橋秦太虛觀題詞處、均有詩記之。

十一月二十九日、率左旗兩營移駐龍州、先生在龍州凡三年、世有鄭龍州之稱。

光緒三十年（**甲辰**）　明治三十七年　西曆一九〇四年

先生年四十五歲、在龍州、軍書鞅掌、有「終年望餉數不至、欲和乞食誰知音」之句。

十月十七日、奏辭邊防督辦、十一月十三日浮橋落成、均有詩記之。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明治三十八年　西曆一九〇五年

先生年四十六歲、四月送家人北旋、獨留龍州。

冬自龍州北行歸福州、有十二月初一日梅亭展墓之作。十二月初九日、渡海至上海。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明治三十九年　西曆一九〇六年

先生年四十七歲、在上海、春間送弟稚辛（孝檉）之日本。

是年江寧顧子朋卒、先生有詩四章哭之、按顧子朋名雲、別號石公、與先生交契金石、居金陵盋山之下、先生詩中所謂盋山顧五是也、陳石遺謂蘇戡之詩爲子朋而作者尤工、足見先生與顧之交誼矣。

秋間赴湖北、有赴鄂舟中、及偕石遺登黃鶴磯諸詩、還過金山、亦有詩記之。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明治四十年　西曆一九〇七年

先生年四十八歲、二月赴南京、有節署西園、雨花臺安隱寺與顧子朋諸詩、三月還上海、有龍華觀桃花詩、三月十二日又赴南京。

四月二十二日、授安徽按察使、二十七日調補廣東按察使、均辭不之官、有棄官詩志之。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明治四十一年　西曆一九〇八年

先生年四十九歲、二月初九、三女惠卒於天津、先生有詩傷之。

二月二十一日、又至南京、有歸過綿俠營故居詩云、「此地沉吟夢幾場　最難消遣是斜陽、濠堂已逐荒烟散、却認鍾山作故鄉」云云、蓋濠堂已燬於火矣。

十月　德宗賓崩、有嘔血詩三首誌哀。

宣統元年（己酉）　明治四十二年　西曆一九〇九年

先生年五十歲、是年始留髭、有詩志之、閒居海藏樓、作海藏樓雜詩三十四首志感。

冬應東三省總督錫良之約、自上海北上赴奉天、籌劃錦璦鐵路、及壺蘆島

築港事宜。

宣統二年（庚戌）　明治四十三年　西曆一九一〇年

先生年五十一歲、自奉天之天津、議錦璦鐵路事、居天津顧氏園、四月二十日渡海歸滬。

七月二十三日、入都、居賢良寺、旋赴奉天、往來於北京天津奉天之間、有「今年遼瀋頻來往、每出楡關一撫膺」之句。

宣統三年（辛亥）　明治四十四年　西曆一九一一年

先生年五十二歲、在北京、與陳弢庵寶琛、林琴南、胡瘦簹、趙堯生、林山腴、羅掞東、曾剛父、潘弱盦等、詩酒宴集、有四印齋、花之寺、陶然亭、南河泊、積水潭、極樂寺、崇效寺、法源寺、宴集諸詩。

是年授湖南布政使、四月二十四日、渡海南歸、逐至長沙任所、在長沙十日、奉命入京議官制。

七月入京、居捨飯寺。

八月武昌事起、先生急馳回任、途次上海、長沙已失、道梗不行、遂留於滬、隱居海藏樓、有續雜詩八首志感。

民國元年（壬子）　大正元年　西曆一九一二年

先生年五十三歲、隱居上海海藏樓、與陳散原伯嚴、沈子培曾植、李梅庵瑞清、樊雲門增祥、朱古微祖謀、王病山乃徵、陳仁先曾壽、等名士遊、有唱和之詩。

民國二年（癸丑）　大正二年　西曆一九一三年

先生年五十四歲、在上海、與遺老名士組織讀經會、有詩記之。

民國三年（甲寅）　大正三年　西曆一九一四年

先生年五十五歲、閉門不與世事、所作多題畫詠史之詩。

民國四年（乙卯）　大正四年　西曆一九一五年

先生年五十六歲、三月十七赴蘇州、與丁衡甫寶銓、于晦若式枚、余壽平誠格、許魯山汝棻、同遊天平山范文正祠、有詩記之。

民國五年（丙辰）　大正五年　西曆一九一六年

先生年五十七歲、是年袁世凱謀稱帝號曰洪憲、未成而死、先生有書事詩云、「天柱猶傾況地維、堪嗟造物太兒嬉、龍靈豈望歸鵑魄、燕噲公然得子之」云云、即詠之也。

民國六年（丁巳）　大正六年　西曆一九一七年

先生年五十八歲、在上海、唐元素先生創麗澤文社、召青年學子多人講學、每半月課文一篇、請先生及馮蒿叟 名煦字夢華、沈昧叟 名曾植字子培、諸耆宿閱卷、並主講、棐參及弟戎以是年入社、始識先生。唐元素先生名宴、別號涉江道人、原名震均、字在廷、滿洲鑲黃旗人、辛亥後、變姓隱居、著有天咫偶聞、詩人輔略、渤海國志、庚子西行記等十數種刊行於世、

五月張忠武勳率師入北京復辟旋失敗。

民國七年（戊午）　大正七年　西曆一九一八年

先生年五十九歲、正月初三、三子勝以病卒於寶隆醫院、有詩六首哀之、按勝小字小乙、吳淞同濟醫工大學工科高材生、卒時年二十四歲。

民國八年（己未）　大正八年　西曆一九一九年

先生年六十歲。

有六十感憤詩述懷。

三月麗澤文社同仁集半淞園、爲先生壽。

民國九年（庚申）　大正九年　西曆一九二〇年

先生年六十一歲、是年麗澤文社改名爲晦鳴文詩社、課文兼課詩、並立有恒心字社、仍由唐先生主辦、請先生閱卷。

民國十年（辛酉）　大正十年　西曆一九二一年

先生年六十二歲、春病疽發於背、割治而愈、有答人問疾之詩云、「內熱何

自來、爲疽蝕吾肌、沈默方自媿、刀圭從競施」云云。

民國十一年（壬戌）　大正十一年　西曆一九二二年

先生年六十三歲。

病左臂痛有詩記之。

民國十二年（癸亥）　大正十二年　西曆一九二三年

先生年六十四歲、七月入北京、居宣武門外虎坊橋蕉嶺會館、奉

命入

覲、旋返上海。

民國十三年（甲子）　大正十三年　西曆一九二四年

先生年六十五歲、正月入北京、居西單牌樓頭條胡同、奉

召爲內務府總理大臣、有內務府夜值詩多首記事。

四月遷居松公府夾道。

五月辭內務府總理大臣、命在懋勤殿行走、進講資治通鑑。

八月馮玉祥率衆闖宮。

上出居醇邸。

九月初三、先生與陳寶琛、羅振玉、莊士敦等奉

上幸日本使館、有詩及日記叙其事。

民國十四年（乙丑）　大正十四年　西曆一九二五年

先生年六十六歲、是年

上出居天津、先生自滬趨

行在、奉

命侍講。

十月渡海歸滬、旋返津。

民國十五年（丙寅）　昭和元年　西曆一九二六年

先生年六十七歲、在天津、賃居廣東路、每日午夜卽起、晨詣張園、行在進講、因號所居爲夜起庵、作前夜起庵賦。

六月還上海、旋返津。

九月又還家一行。

民國十六年（丁卯）　昭和二年　西曆一九二七年

先生年六十八歲、三月歸滬小住、四月十一日乘舟渡海北行、冬間又歸滬一次。

民國十七年（戊辰）　昭和三年　西曆一九二八年

先生年六十九歲、閏二月十日、吳夫人卒於上海、先生遵陸自天津經濟南至青島、乘舟渡海歸滬、有感逝詩十餘首悼亡。

八月偕長子垂東渡日本、有東游詩多首記行蹤、旋經上海歸津。

民國十八年（己巳）　昭和四年　西曆一九二九年

先生年七十歲、在天津、三月還上海、度七十生日、旋返津。

民國十九年（庚午）　昭和五年　西曆一九三〇年

先生年七十一歲、在天津、居英租界耀華里、與陳太傅弢广比鄰。

民國二十年（辛未）　昭和六年　西曆一九三一年

先生年七十二歲、二月回上海一行、將海藏樓售去。

九月滿洲事變起、十月天津亂作、先生微服與子垂侍

上渡海至營口、旋幸旅順、先生居大連文化台山谷中一宅、名之爲遐谷、有

詩記之。

大同元年（壬申）　昭和七年　西曆一九三二年

先生年七十三歲、二月兩赴奉天、商建國大計、旋扈

上至湯崗子、

三月滿洲建國、從

上至新京、奉

命爲國務總理、擘畫國政、日無暇晷、初居大和旅館、後移居東五馬路寓所、庭中有柳廿三株、號爲柳下居、有詩云、「庭除得柳廿三株、兩架琴書便有餘、」蓋記實也。

五月兼任軍政部總長、未幾解職。

八月文教部成立、兼任文教部總長。

大同二年（癸酉）　昭和八年　西曆一九三三年

先生年七十四歲、正月二十日、長子垂以病卒於滿鐵醫院、先生有詩哀之、按垂字讓予、日本早稻田大學卒業生、勇健有才、佐先生奔走國事、勤勞至死、卒時年四十七歲。

四月乞假至大連、有星浦諸詩記遊。

八月往遊吉林、有詩記之。

十月滿日文化協會成立、先生任會長。

康德元年（甲戌）　昭和九年　西曆一九三四年

先生年七十五歲、正月奉

皇帝即位於新京、改元康德、奉

命爲國務總理大臣、旋奉

派赴日本修聘、有使日雜詩及行程日記。（見政績編內）

五月九日、　特叙勳一位、　賜景雲章。

七月乘飛機赴哈爾濱、齊齊哈爾、八月赴承德、錦州視察。

十二月從

幸旅順。

康德二年（乙亥）　昭和十年　西曆一九三五年

先生年七十六歲、五月辭國務總理大臣得允、　賜前官禮遇、有詩記之、

冬赴大連小住。

康德三年（丙子）　昭和十一年　西曆一九三六年

先生年七十七歲、正月移居柳條路自築之新宅、創辦王道書院、六月赴奉天一行、應鐵路學院之請、前往講演。
十二月二十六日、勅許佩帶日本帝國贈予勳一等旭日大綬章。

康德四年（丁丑）　昭和十二年　西曆一九三七年

先生年七十八歲、以五馬路宅捐助王道書院址。
五月二日、特賜龍光章、
九月往天津北京一行、小住月餘。

康德五年（戊寅）　昭和十三年　西曆一九三八年

先生年七十九歲、三月六日、春丁祀孔、舉行王道書院第一次公開演講、先生已感微恙、力疾而往、此實先生最後之演講、後遂未再出矣。
三月二十七日疾革、蒙
賜葡萄酒、敘大勳位、賜蘭花大綬章、
三月廿八日、申刻、薨逝於柳條路寓中。

政績

先生自建國以來、即獻身國家、造福民衆、其豐功偉績、指不勝數、茲特彙集在國務總理大臣任內、舉凡對內對外、以及有關軍政、經濟等重要訓示、并錄於次、

全國工商大會訓詞

國有四民、士農工商、士農乃國家之生命、工商爲國家之勢力、立國於今日之世界、若工商落於人後、則國家必無發達之望、欲求工商之發達、斷非不學無術、所能與世界競爭、故專門科學、爲今日當務之急、我國號稱天府、因人民無其學識、所以荒廢不振、今惟有速立專門學校、一面經營、一面求學、使卒業學者、無不及時應用、只恐其不足、不憂於投閑、然後國內工商二業、可望其蒸蒸日上、本日爲全國工商大會、願諸君放開眼光、先調查世界各國工商

情狀、急起直追、斷不可自滿自足、甘心落後、須知世界各國工商之地位、與我國比較、譬之登樓、列國已在數層樓上、我國猶在平地、此乃國家大事、政府理應提倡、希實業部先籌具體之計畫、以示全國、

曉諭將士文

本部長奉

執政任命、承乏軍政部長、得與全國袍澤、內保治安、外固防禦、才絀任重、深虞弗勝、我滿洲國家承秕政之後、軍紀軍制、棼如亂絲、亟當掃清積弊、振勵士氣、使旌旗變色、上下一心、士卒視將領如父師、將領視士卒如子弟、乃可革舊布新、人人自奮、今特擇要略言、以作衆志、

國有四民、士農工商、而士爲之首、兵有衞國之責、故謂之士、士以品行爲重、則兵之自視、亦應異於常人、若不知自重、不守紀律、是爲無志之士、不堪造就、吾所望於軍士者、必以立志爲先、

古人有言、明恥敎戰、士之行己、尤貴有恥、不畏彊禦、不避艱險、故曰知恥近乎勇、若行爲不正、遇事畏縮、是爲無恥之士、人而無恥、何所不至、吾所望於軍士者、又以知恥爲急、

果能抱定立志知恥二義、則人品自高、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只在人之自勉而已、日本維新以來、全恃陸軍海軍忠君爲國之力、使國家名譽、震於世界、正宜取以爲法、凡我將士、當共勉之、

滿洲中央銀行開行訓辭

國家紊亂之日、其財政必先紊亂、國家振興之日、其財政必先振興、自古及今、歷歷不爽、東三省之財政之敗壞、人民痛苦、過於土匪、今新國家成立、萬事尚未就緖、第一急務、先設中央銀行、雖爲政府統一財政之要策、實爲人民保全產業之先聲、今日銀行開張、

執政親臨賜諭、足見上下一心、視爲重大之事、孝胥承乏總理、竊懷欣幸、惟

念銀行代理國庫、於行政可省無數枝節、極爲利便、將來幣制劃一、全國人民之財產、卽以新幣爲本位、銀行實擔全國財產之責任、一切推行辦法、必使人民臻於極端之利便、若再使分行支店、城鎭村鄕、處處普設、則民間儲蓄、必可盡入銀行、然則銀行不止爲國家之公庫、實可爲民間之私庫也、賀者但稱營業發達、疑非國立銀行之宗旨、區區之所望者在此、

滿洲航空株式會社成立祝辭

自航空之器成、而舟車之用滯、人群之進步、誠不可限量矣、然吾有所憂者、智識之進步甚速、道德之進步甚緩、則利人之器、必一變而爲害人之器、苟以害人之器、而付之無道德之民、則必至同歸於盡而後已、日滿航空之路、今日創始擧行、此誠可喜之事、但使彼此兩國、王道實行、道德進步、不落於航空事業之後、此鄙人所尤爲切望者也、

授與節孝褒狀及獎品之訓辭

國家者人民之結合、教化者國家之職務、文教部、卽國家專司教化之樞機也、綱常名教、爲風化根本、綱者三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也、常者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綱常屬於道德、名教屬於榮譽、人民中有孝子節婦、皆爲人生極不幸之境遇、當此境遇者、必有天生道德、故能歷千辛萬苦、而不墮落其志氣、彼之自保其志氣、並非欲取一時之榮譽、然國家報之以榮譽、以酬其千辛萬苦之志氣、則一切人民、羨其榮譽、必有聞風興起、以求不落於人後者、故名教之權、在於國家、則養成教化、易於反掌、滿洲國成立以來、此爲表彰孝子節婦之第一次、各省代表、務宜宣傳文教部之用意、使人民心理、翻然一變、於推行王道、亦將如風行草偃之神速矣、

節孝褒獎錄序

嗟夫、人之觀念、恒觸於所見、人之感化、恒激於所不見、知此者、可與言王道矣、孟子之言仁政曰、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仁政之行、先及於無告、則其餘可知也、今夫節孝者、等於鰥寡孤獨之無告者也、孰從而見之、及國家與以褒奬、則不能自見者見矣、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言王道者必師聖人、節孝既彰、則國人之觀念感化、有不從之而一變者乎、

承認紀念演辭

古來有士冠禮、男子年及二十、延賓加冠、禮節隆重、未冠謂之童子、既冠謂之成人、其祝辭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言養成道德、可以應接賓客、經理家事、從此以後、皆以成人相待故也、國家立國之始、亦如及年之男子、紀綱稍定、規模粗立、從此可與列邦周旋、如果用人行政、百事俱興、友邦必更加敬重、名譽顯於當世、功業垂於將來、今滿洲國建國以來、不過半年、一切多未完備、而大日本帝國、首先承認、派遣全權、來京定約、此眞日本仗義之舉、世界各國雖未盡信、吾料不久必可相信、但外人之相信與不相信、不在虛

名、而在事實、日本對滿洲國、既已表仗義於先、必不至爭利於後、此吾人之可以深信者也、若我滿洲國國家、實行王道、無種族之見、無國際之爭、保衛人民、發展事業、開放門戶、機會均等、使前日宣言、字字做到、從今以後、千頭萬緒、惟賴國內眞才實學、出爲提倡、擧國民衆、發揚奮厲、人人振作、盡除以前之惡習、盡成新國家之人物、則滿洲國之名譽、必可飛騰於世界、此吾人之敢自信者也、現在滿洲國家、便是既冠之男子、年力精銳、氣體雄強、願我國人、無落人後、今日慶祝盛典、切不可忘了此語、勉之勉之、

第二回教育會議訓辭

建國已逾一年、教育甫在籌備、此次會議、要在指定正路、可以分期進行、國家之文化、必有新舊兩途、新學重在擇要、舊學重在並存、擇要者、擇其切用、而分其緩急者也、並存者、存其師說、而加以發明者也、目前下手之法、則以民衆教育、及幼年教育爲最重、中國自革命以來、教育破壞殆盡、其始則厭

故喜新、捨本逐末、其終則放縱廢業、相率爲僞、今我國設教、宜以前轍爲戒、大概各種新學、必從當世所趨、獨至修身國文、則須自立教法、以王道普及之理想、灌注於民衆教育、及幼年教育之中、以爭利爲厲戒、以居仁由義爲先導、其教授之法、又必精研細究、使有激刺感動之功、兼有興趣餘味之樂、今日所提出各種事項、諸君有經驗有心得者、固可各抒所見、但求樸實可行、不背宗旨、而力避厭故喜新捨本逐末之弊、則得之矣、

建國紀念訓詞

滿洲建國、轉瞬一年、國中上下、頗有歡欣鼓舞之象、鄙人濫膺重任、雖不辭勞瘁、實無尺寸之效、今日略抒所見、以告國人、傳云、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可見國家之興、皆由天意、決非區區人力所可貪天之功者也、然天不能自爲、必待人而爲之、國家將興、則一時之效力者、皆順天而行、智者盡謀、勇者盡力、天誘其衷、使之功成名立、故國家開創之始、正豪傑自見之秋、若不

能洗除舊習、則下敗國事、上逆天心、欲求建功顯名、以得志於新國、難矣、今爲立國之第二年、正是一髮千鈞之際、自我官吏以及商民、務須奮發激昂、人人自矢爲新國家之人物、改革其思想、掃除其積弊、但觀人心之向善、卽知天命之有歸、不出數年、我滿洲國之國旗、必將飛揚於世界、我王道之宗旨、亦如烈日之行天、有志之士、豈落人後、能速起而從我乎、

建國紀念第二回大運動會訓詞

人種之强弱、常繫於身體、身體强則智識有餘、身體弱則智識不足、故凡幼年之敎育、分爲體育德育智育三科、自十歲以上、至十六歲、此時宜以體育爲先、使其身體有完全之發達、身體充足則心胸開拓、思慮精透、身體怯弱則心胸褊狹、思慮紛擾、所以體育者、實爲德育之根本、由十六歲、至二十歲、更注重於德育智育、則以强固之身體、又能自知寶貴、不肯縱欲、以致傷損、從此便可一生康健、雖老不衰、此乃養成强種國民之良法也、古人十三歲、學樂

誦詩、舞勺舞象、二十學禮、習射御、故皆學通禮樂、身兼文武、近世歐美各國、亦以運動會爲急務、今宜兼採參用、以爲教育之標準、凡我國民、必須通知此意、鄙人年踰七十、於此理實有研究經驗、非同空言、願以獻之社會、果能力行、必有奇效矣、

滿洲國文教年鑑題辭

孔子曰、爲國以禮、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坊記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自辛亥以來、民皆踰坊、而中國大亂、其禮先亡故也、滿洲建國、始置文教部、執政親祀孔廟、旌表孝子節婦、皆依於禮、以爲教化之具、處擧世競張武備之日、而獨尙文教、於以興民德、挽世變、雖其效甚遲、而行之不餒、康誥曰、宅天命、作新民、此之謂矣、

對於法制意見

新國家既以王道立國、所採各種法制、有不盡適用者、必須逐漸修改、以期不背於王道宗旨、凡任人之用南用北、用老用少、行政之宜緩宜急、宜繁宜簡、皆應斟酌而後定、研究而後行、鄙人既受委任、理當擔負一切、以後任職諸君、望皆同抱此志、謹愼從事、不可任意擾亂、使王道前途、多所阻礙爲要、

日滿法曹協會祝辭

日滿法曹協會既成、欲圖司法之改善、以爲撤廢治外法權之預備、此眞立國根本之務、近世國家、無不以法律治其民者、余觀當世、民智愈開、風俗愈薄、疑專任法律者、積弊使然、蓋以君子待其民、則民皆願爲君子、以小人待其民、則不憚爲小人、然則法律之本、在於禮教明矣、此理至高、日本賢者、多有見及此者、但非尋常刀筆之吏、所能解耳、滿洲自稱以王道立國、而所執之法律、半從末世之惡習、與王道根本抵觸者多矣、今宜澈底討論、勿以苟且從事、將

來制定一書、使如烈日照耀於世界、不亦善乎、

帝制一年紀念頌辭

民衆合群、名曰國家、合群之國家、有階級則治、無階級則亂、但既有政府、必不能無階級、階級者、尊卑上下之謂也、君主之制、由人民推戴、君以保民爲本、民以事君爲本、其階級之上下、出於人心之自然、若一黨專制、或分黨共和、非爲暴力所壓迫、則爲財力所壓迫、人人懷平等自由之意、處處有鏟除階級之說、是其人民與政府、皆有不可終日之危機、試觀各國之政治、其能免此患者少矣、我滿洲帝國以
皇帝爲中心、以王道爲主義、今日雖爲第一年之紀念、觀其規模宏遠、已立萬年不拔之基、今當與我國人、共慶此永久之佳節、

康德元年三月一日、我國
皇帝陛下登極以後、我國政府、爲答謝友邦之種種援助起見、經

皇帝陛下特命鄭國務總理大臣及財政部大臣熙洽閣下爲訪日修交特使、東渡日本、自三月二十一日起程、至四月二十六日歸國、完成重要使命、樹立我國歷史上之偉大功績、茲將東渡訪日之日程、附錄如次、

三月二十一日

午前九時、帶同隨員廿人由京起程、當夜抵大連、

三月二十二日

午前由大連乘烏拉爾丸放洋東上、海行平穩、一路情緒極好、

三月二十四日

抵門司、受友邦人士熱誠歡迎、當船抵碼頭時、萬歲之歡聲、震撼關門海峽、鄭總理目覩此種舉世罕見之親善氣象、不勝感激、

三月二十五日

抵神戶、鄭總理一行及迎至門司之丁士源公使、在狂熱歡迎中登陸、此時

蒙日本
天皇陛下特欽差醍醐式部官對特使達以國賓待遇、鄭總理拜受後、極爲感謝、
當日午後九時、遂乘日本皇室特派國賓宮廷列車東上、

三月二十六日

午前九時二十五分抵東京、受湯淺宮相以下及勅任官等盛大歡迎、擺列儀仗、隆重嚴肅、實爲歷史上不可多見者、下車後、鄭總理於高呼日滿萬歲聲中登宮內省特備儀裝馬車、下榻於帝國旅館、午前伺候皇室及各宮家、報到抵日之禮、午後拜訪各國務大臣、

三月二十七日

蒙日本
天皇陛下在鳳凰間賜見、
皇后陛下在桐間賜見、鄭總理及丁公使等乘特派儀裝馬車晉宮、有衛騎兵一

小隊護衛、十時半總理恭向

天皇陛下捧呈國書、用國語鄭重申謝日本對實施帝制之好意、當蒙

天皇陛下賜予滿日親善優渥勅語、於午前十一時退出宮城、在達成重要使命

以後、午後零時十五分、再乘自動車晉宮、敬臨

天皇陛下在豐明殿頒賜歡迎之午餐會、

天皇陛下

皇后陛下、牧野內府、本庄武官長、齋藤首相等均臨席、當時由樂部奏樂、

管弦雜陳、此種滿日交歡之御宴、極有意義、宴終移席千種間、承

天皇陛下賜詢一切、鄭總理感無限光榮而退出、一方

天皇陛下欽差林式部長官爲特使親謁答訪欽使、到帝國旅館傳達諭旨、

三月二十八日

午前九時赴多摩陵參拜、午後參加東京市主辦歡迎茶話會、宮內省雅樂部

全體人員參加演奏日本古典樂陵王、

鄭總理入東京後、遠望靈峰富士山、詩興勃發、特賦詩述感、謹錄如次

富士山

富士近朝日、靑天倚玉人、披雲能一面、照迴自成春、峻潔誠難及、迴翔未可親、雪山及難釀、吾道在東隣、

三月三十一日

爲高貴國賓待遇最後之一日、鄭總理精神極佳、當日午前訪問第一衛戍病院、並在小石川護國寺參拜武藤元帥之墓、捧獻花圈、正午出席海軍軍令部長伏見宮殿下在霞關離宮主辦午餐會、大角海相亦在、當日午後六時開晚餐會、均以一片至誠、表示衷心歡迎、使詩人宰相感激靡已、在解除國賓待遇以前、鄭總理再進宮中、對國賓待遇的欽命禮節敬謹抄錄、以後更訪問各宮邸各大臣申謝招待厚意、

四月一日

至五日、鄭總理以東京賓客資格滯留帝都、受朝野歡迎款待、情緒極濃、特使以大任完成、如釋重負、所以在酬酢交歡之外、分別訪問舊雨、暢談詩文、逸趣橫生、

四月五日

晨鄭總理離東京赴關西、齋藤首相及廣田外相陸相至站台歡送、熱烈情形、不減來時、首先至橫須賀、參觀海軍飛隊編隊飛行、當日午後赴熱海、箱根、所過之地、皆受熱誠歡迎、

四月七日

由國府津往名古屋、在車中與坂本顧問官、談詩助興、見沿道桃花、贊不絕口、車至靜岡、富士峰突然見於雲中、老宰相仰望雲端、不禁大悅、

四月八日

赴宇治山田、

四月十日

赴奈良參拜桃山御陵、

四月十二日

到達京都、參拜平安神宮、除參加公式歡迎宴以外、與舊知長尾藤井兩詩人會至大津琵琶湖邊、共賞春色、拈來新句、都成妙語、尤其在嵐山脚下看嬌艷櫻花詩興更酣、此詩人宰相趣味、實使人景仰不置、

四月十三日

由京都至大阪、與滿洲關係極深之小磯師團長會見、談往昔事、彌覺有趣、遊龍宮島、赴別府、從此沿規定路綫就歸國之途、

四月二十二日

在鹿兒島訪問西鄉南洲遺蹟城山、眺觀鹿兒島全市、遊覽南洲洞穴、

四月二十四日

在日本過最後之一日、當日由福岡到門司、登造風山、景色怡神、鄭老以接受優厚待遇、沁入心脾、遂向東方遙拜、默禱日本皇室彌榮、同人對老宰相如此眞摯思慕、均極感激、正午乘烏蘇利丸歸國、完成重大任務、

四月二十六日

午前抵大連、對日本朝野招待與歡迎、特發表聲明、表示感謝至意、

四月二十八日

離連北上、當夜七時三十分歸抵新京、政府要人均至站台迎接、鄭總理對於此行能完成修聘重任、極覺欣快、對在友邦一切、腦中均留不可磨滅印象、尤其對日本能注重舊道德舊思想、更覺十分感佩、誓願竭忠盡智爲國努力、其忠誠謀國之心、聞者均極欽佩、

四月二十九日

爲向

皇帝陛下奏陳奉使經過、特行晉宮、於三十三十一兩日、分別會見各大臣、

希望全國均能明瞭越海修聘本意、各矢忠誠、一同奮起、固無時不以確立

東亞和平爲感也、

學說

滿洲建國以來、先生鑒及世界之大勢、人心之偏險、天理將絕、人欲橫流、苟不從根本改善、樂土無由實現、乃提倡王道學說、以資救濟、迄今我國政府本此方針進行、爲時雖僅六年、然全國各地之治安、建設、產業、教育等等、無不蒸蒸日上、豐功偉業、殊難盡述、茲特彙選先生歷來講演之精華、錄之如次、

王道講義

康德元年夏季、新京特別市舉辦夏期大學、特請先生在新京市西廣場女學校內、演講三天之原文、

第一篇　王道內聖之學

內聖之學無他、惟克己二字而已、己者身之謂也、人皆有身、身皆有欲、欲之所包者廣、而食色爲大端、爲食色所引、則必縱欲而無度、縱欲無度者、反以食

色爲本性、其勢必將背禮義、棄廉恥、悍然不顧、而以縱欲爲合理、此乃喪人性、而歸於獸性者也、故克己者、必先制欲、常言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蓋欲已動而後制之、則力或不敵、不如於未見可欲之時、而養其天理、己身常依於天理、理能制欲、則已已克矣、其次曰貪利、有縱欲之志者、無以濟其欲、則必趨於貪利、利之所包者廣、而以財貨爲大端、以財貨爲重、則必逐利而無厭、其勢且至輕國家、絕人類、精思竭力、以償其逐利之計畫、此乃失其性善、而信其性惡者也、故克己者、又必遠利、擧世方溺於利己之學、競趨於猶太化、彼猶太信徒、譏道德、毀宗教、自謂實事求是、不惑於空虛之說、豈知以義爲利者、不以利爲利、見利思義、則己亦克矣、縱欲也、貪利也、除是二者、克己之功成、所謂內聖之學者在此、

第二篇　王道外王之學

王道所謂外王者無他、利人而已、王道雖分內外、實爲一貫之學、蓋不能克

己、必不能利人也、利人之顯而可見者、則爲政治、左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人君以利民爲天職、凡不利於民者、必趨而避之、然則以國家爲神聖、以壓迫其人民者非矣、操政府之威權、以人民爲奴隷者亦非矣、故尙書曰、德爲善政、政在養民、孟子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近世國家、爲環境所牽率、國用之重、民力所不能堪、列國競爭、伊於胡底、於國未見其利、而其民已不勝其害矣、利人之深之難緩者、則爲敎化、孝經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於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孟子亦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孔子又曰、善人爲邦、勝殘去殺、然則利人之敎化、欲其民風之淳厚、而不欲其民風之強狠明矣、今代民智愈開、而思想愈雜、機械變詐、日出不窮、此豈人民之利哉、夫政治敎化、皆求利人、而除其害、所謂外王之學者在此、

第三篇　大同小康之釋義

歷史相傳、世有治亂、孔孟二子、所謂王道者、久未見於實行、但考究政治者、必明於治亂之本原、然後不溺於異端邪說、禮運所載大同小康之異、卽王道盛衰升降所由來、今當一一解釋、使學者貫通洞達、非獨明於本義、卽言外之意、亦不難推尋而得之矣、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

舉世人類、智識相等、道德普及、故非一時之政策、亦非一方之事業、行則無所閉塞、公則無所偏私、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賢能皆爲公用、而非親於一黨、講信修睦、亦無種族之異視、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卽孟子所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互助之義、各全其親暱之情也、（鄭氏註曰、孝慈之道廣、明非墨氏兼愛無父之比也、）所終所用所長所養、乃王道政治所擔之責任、男有分、謂各安於本業、女有歸、謂無仳離相棄之俗也、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

貨棄於地則爲荒廢、力不出於身、則爲怠惰、雖爲人民所恥惡、然亦效於公益而非專務其私、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所爲之事共知共見、無用於詐謀、曰閉而不興者、言無此風氣也、盜竊亂賊、由於窮迫而求自活、壯有所用、鰥寡孤獨廢疾有所養、則豈有鋌而走險者乎、外戶不閉、言人心之安定也、克己利人之化行、乃王道之全功、大同之稱、蓋合舉世爲一體、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

人心漸薄、各務其私、始則先己而後人、繼則利己而損人、乃勢所必至也、

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鄭註大人、諸侯也、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傳曰及、既有傳統之國、則據國自守、禮義制度、皆爲守國之用、勇知者以爲賢、立功者以爲榮、故奬勵愛國喜功之士、提倡富國强兵之謀、以異國爲敵、以制敵爲利、乃今日之景象也、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禹湯而下、皆以天下爲私業、欲其民之相安、故以禮維持之、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

著義考信、皆發明制禮之意、失禮者則警戒之、以仁讓爲模範、猶不失王道之旨、

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更下於此者、恃其勢力、則必擾亂列國之治安、爲擧世所不許、去王道已遠、特暫息一時而已、大學不曰治天下、而曰平天下者、欲從小康而進於大同也、欲明王道、而安於小康可乎、

內聖外王講義補遺

今將內聖二字、再加解釋、凡人修身之功、各有等級、自中人以上、爲善人、爲君子、爲賢者、爲聖人、故聖人乃最高之地位、聖如孔子、猶不敢自居於聖、王道必曰內聖、不幾使人望而却步乎、應之曰、王道爲最高之道德、有一分之私意、則不得謂之王道、故言人己之學者、利己損人、則爲大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爲至善、聖人與惡人、只分一念之間、並無等級之可言、即如縱

欲貪利、可以爲無忌憚之人、然與人接物之際、苟無絲毫利欲之私、則非聖人不能、王道皆與人接物之事、其中並無些須餘地、可以容利欲之潛藏、非直至聖人、則不足以言王道、學者空言心性、隱微之地、或未能純淨、證之人已之學、則一切空言心性者、皆可廢矣、

外王之學、尤爲廣大、中庸曰、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惟其以博愛爲主、所以無種族、無國際、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後世緣歷史之習慣、莫不提倡愛國、只求己國有利、則不顧他國之受害、凡利己損人之事、個人所不忍行者、國家行之、皆以爲合理、然則國家縱萬惡之國家、引起舉世之爭鬪、論者亦視爲合理、終致己國人民、亦受其害、所謂愛國者何在乎、王道無外、對於人類、皆有並存之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學者取今日世界之現狀、

平心而深思之、必可不煩言而解矣、

大同小康講義補遺

自禹湯而下、皆繼世而有天下、古爲傳賢、今爲傳子、故湯武革命、言王道者皆疑之、孟子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伊尹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孟子又謂、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證以伊尹孟子之言、可見惟有德者、能享天命、傳子而有桀紂、則革命之禍成矣、忠臣之於其君、無不願其萬世一系者、然秦始皇言、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秦廢封建之制、立萬世一系之法、其心欲天下之無亂、而天下大亂、二世而亡、何哉、無德則不足以享天命故也、使王道實行、則世無失德、傳子之制、雖保有萬世可矣、王道之要義、在於保民而已、天下爲公、天下爲家、大同小康之異、亦歸之於天而已、

大同學院畢業訓詞　康德元年十月十六日講演原文

今日之滿洲國、果爲王道國家乎、此實目前一大疑問也、吾意坐言而起行者、眞王道也、能言而不能行者、假王道也、大同學院、爲養成王道國家官吏之所、謂之養成者、亦不過速成科而已、然既謂之養成、則坐言之時已過、而起行之時來矣、王道之學甚大、試擧其最初切要者言之、則不外義利二字之辨、孔子曰、君子諭於義、小人諭於利、又曰見利思義、若學院養成之官吏、於義利二字、尙不能辨、則求其坐言起行、不亦難乎、擧國之官吏、吾不敢謂其無君子、但恐求學之日、熟聞義利之辨、及出而爲官吏、則見利忘義者甚多、見利思義者甚少、滿洲國自稱王道國家、而所養成者、僅有能言而不能行之官吏、此眞學者之大辱、願諸生勿忘吾言可乎、

王道廣義　康德二年冬季、先生應大連滿鐵會社松岡總裁之召聘、在大連滿鐵協和會館內、演講原文

今日世界之大事安在乎、曰、在於改換人類之思想而已、百年以來、天旋地轉、人事之變化、面目一新、不可復識、然萬事盡變、獨有一事分毫未變者、無他、卽利己主義是也、利己主義之流行、則種族之爭、國際之爭、人己之爭、永無了期、因其各不相讓、遂致前途塞斷、終無出路、王道之學、以推己及人爲本、以利己損人爲戒、世人對於王道終不深信者、其意以爲利己則必損人、利人則必損己、乃無可避免之事、故惟有決行利己損人之策、更不反顧、人人皆持此意、希望勝敗終有一日之分、則利己之大功、亦有告成之日、豈知當局者迷、旁觀者淸、彼利己者、功旣難成、結局歸於兩敗、使舉世利己之策、根本動搖、無可挽救、當世列國、身入困境、進則難操必勝、退則心懷不甘、於是人類思想、漸有覺悟之機會、鄙人雖抱王道之學說、而力量微薄、不足使人深信、今日乃蒙滿鐵總裁松岡先生、邀來大連、闡明王道、松岡先生、名震寰宇、群認爲改換思想之大家、鄙人得此機會、敢將王道被疑之處、卽利人損己一節、澈

底說明、使知利人並不損己、利人兼可利己、則素抱利己之策者、其思想病根、或可銷滅、此段卽將狹義之利己思想、改爲廣義之利人思想、當此各不相讓之日、放寬一步、卽有一步之出路、前途閉塞、或有漸漸開通之日、後段再將孔子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義說明、卽是王道推行之方法、

王道推行之方法

昔宰我問孔子曰、仁者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貢亦問孔子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宰我子貢、皆善於言語之科、其心蓋懷疑王道之難行、故巧設此言、以相詰難、如果必須從井救人、博施濟衆、而後可言王道、則王道未能利人、已先害己、欲以此道救世、豈可能乎、孔子告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此言己爲人之主體、人爲己之對方、己必先能自立、然後有力量、以求立人、己必先能發達、然後施餘力、以求達人、若在己者不能自立、不能發達、雖欲推己

及人、亦徒託空言而已、大學言君子有絜矩之道、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無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上下前後左右、皆就一己所處之地位而言、絜矩則易地皆然、毫無不齊之病、故王道推行萬里、亦不出絜矩之範圍、斷不必慮及利人損己、如從井救人之爲害、亦不必思及博施濟衆、有不能溥及之爲難、洪範亦言、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便便、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言人己之間、視同一體、不必有所偏重、固不可利己而損人、亦不患利人而損己也、王道推行、旣不至於受害、今所難者、惟在先施而已、今日滿之間、提倡王道、其施行者、已可指證、由此再加進展、則列國考察、必多覺悟、人類思想、亦必更新、若由覺悟而趨於倣效、由更新而入於推求、則王道將爲舉世最新之學說、數年以後、雖風行世界可矣、

十八世紀以來、科學之興、千變萬化、此誠人類之幸福哉、然享此幸福者、驕奢淫佚、流蕩忘返、於是蔑視古人、滅天理而窮人欲、幸福之享受愈優、道德之墮落愈甚、謀利之心愈急、專欲之志愈深、而又守其競爭之歷史、抱其吞併之野心、遂使科學之成績、徒以濟其作惡之器械、舉世之士、自矜進化、言及道德、則群譏其退化、西方則闢其宗教之迷信、東方則侮其聖哲之無知、顧科學之爲物也、新出則神奇、久行則陳腐、此有彼無、必以之相輕、此利彼鈍、必以之相厄、物質之爲用、信獨擅於當世矣、而用此物質者、即此人類、物質之進步、新舊相去萬里、而人類之道德、其狂悖放肆、比之昔人、亦不啻天壤之殊、試以中華民國論之、崇拜歐美之製造、謂孔孟之學、不可復用於今日、一切文字、皆當廢棄、其取法於歐美者、曾未得其皮毛、而已傲其聖賢、輕其父母、暴民肆虐、國內大亂、夫中華之於科學、非有所專長也、特歆慕之而已、其受害已至於此、吾謂科學之成績、已成習見、凡我人類、試取道德而尋味之、

則科學已興之時代、視科學未行之時代、其有需於人類之道德、爲急乎、爲緩乎、使王道大明、復得此科學之助、則十九世紀人類之進化、其景象當爲何如、明達之士、必有見於此矣、

王道可望實行之明證

滿洲建國、舉世所不信也、日滿親善、又舉世所不信也、滿洲提倡王道、亦舉世所不信也、謂日滿親善已能實行王道、尤舉世所不信也、舉世雖不信之、而年復一年、滿洲之進步甚速、日滿親善之氣象甚明、有可指之以爲證者、試卽以滿鐵所爲觀之、建國之初、以全國鐵路之政、委任於滿鐵、當時上下之反對者、皆言可以不設交通部、政府毅然主持、卒以重任、委託於滿鐵、距今三年、於舊債之淸理、新債之增加、路政之整頓、人材之教練、新路之速成、北鐵之收買、使國防日以固、國務日以興、人民相安、實業漸展、甲無排外之意、乙無侵略之心、若非以王道相與、則何能有此現象耶、夫國家之責任安在、亦

曰爲其人民興利除害而已、若據萬里廣漠之地、而不求其發展、畏首畏尾、猜忌百端、機會一失、補救無及、故任王道、則彼此相助、日起有功、不任王道、則詐詭環生、終致失敗、今日亞洲之大局、亦至危矣、苟能以日滿親善之策、推而行之、共存共榮非難致也、見不及此、徒欲售其私智、逞其私忿、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然王道之學、責己而不責人、德不足以化之、理又不足以動之、只可徐啓其機、待其自悟、環境所迫、大局漸轉、持和平之旨者、必可以善意服人、意阿之爭、英國善於忍耐、此亦王道思想之萌芽也、今當日滿協力、勉强以行王道、先使國民之思想、脫離於戰國之習慣、發動響應之力、必有不可思議者、鄙人一知半解、率意妄言、所望松岡總裁、及在座諸君、採其芻蕘、匡其不逮、使今日所討論者、列爲一時之宏議、當代君子、庶有取焉、

王道書院第一次公開講演會講演

本文爲康德五年三月六日、王道書院第一次公開講演會、特請先生演說研究與施行王道之法、是爲先生最後之講演、

題目　研究與施行王道之法

我滿洲建國、以王道樂土爲立國之根本、王道書院設立以來、已越一年、雖講學未入正科、而風聲所及漸遠、今日爲設立以來、第一次公開講演、鄙人欲將王道內容、徹底揭破、使學者各有把握、以免走入歧途、人有恒言、皆曰王道不外人情、此言雖淺、實有至理、今將研究王道與施行王道之法、分爲二節說明、以備諸君之參考、

王道從何研究乎、必取經史所載、師儒所傳、廣搜博採、以求端緒、此孔子所謂多學而識、游騎無歸、不足語於一貫之道也、一貫古無確解、惟大學首章、所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反覆申明、即爲一貫之定義、而格物二字、千古誤釋、不

知即是絜矩之道、所謂絜矩者、即以己度人而已、人皆有欲有不欲、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必非人之所欲明矣、從一身一家以至天下、從一人以至千萬人、心同理同、故曰一貫、吾願學者、不必貪多務廣、只取大學一書、專心考求絜矩之道、於人之所欲、與人所不欲、相處之際、心體力行、則王道全體、觸處貫通、然後知古今學說、不能切用者、皆由於不達人情故耳、孔子曰、恕字終身可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禮記亦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苟能達於人情、王道研究之法、盡於此矣、

王道從何施行乎、必取古今之政治、列國之成績、遠法漢唐、近參歐美、此當世所務、國家主義、富强偉略、終未離於潮流之趨向也、潮流之所趨、將入絕地、今惟有專求保民之策、以避當世之競爭、國內則提倡勤儉、務使貧富相安、國外則不分種族、務使常居平等、舉世日尙奢侈、回視我國、則生活甚低、使人心自厭奢侈之習慣、舉世日事比例、回視我國、則置足局外、使人民不受

比例之糾纏、世界之黨派益多、我則注重合羣、永無黨爭之險、世界之政權日重、我則力助自治、毫無壓迫之憂、所謂保民者、人民爲先、國家爲後、既不勞苦人民、以求國家一日之榮、亦不誇耀國家、以貽人民長久之害、王道非他、卽脫於潮流、合於人情而已、苟能合於人情、王道施行之法、亦盡於此矣、

千古之講學者、皆不敢言欲、不敢言利、此大誤也、人皆有欲、人皆好利、人己相處之間、知其有欲、而避其所不欲、知其好利、而避其所不利、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所以沒世不忘也、孔子曰、修己以安人、謂人己對立之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人安矣、至曰修己以安百姓、則由一人而至於千萬人、亦不外不欲勿施、因利而利之而已、大學之所謂平天下者、亦卽避所不欲、與人以樂利而已、如其縱欲專利、則必爲人人所不欲、人人所不利、故人己之學、不離欲與利、實爲王道操縱天下之要術、可以互證而益明矣、

文編

先生文章蓋世、海內莫不景仰、茲於其學說之外、更錄其生平名文數篇、如壬午科鄉試原卷、爲先生青年時代之作品、函髻記爲壯年時代之作品、夜起庵賦前後篇、爲晚年時代之作品、夜起庵賦爲先生精心絕搆、其價値自有定評、至函髻記則淸麗綿邈、絕類古代小說、其品格似在聊齋以上、讀其文者、想見先生之襟懷風度、雖不足蠡窺全豹、然固爲劃期之代表作也、

淸朝取士之政策、向爲科舉制度、故全國靑年學子進身之階、皆經科場考試、是謂之「正途出身」、最初爲縣考、府考、院考、俗稱爲小考、凡中式者通稱爲「秀才」、再進一步、卽爲鄉試、全國各省、每三年舉行一次、例於秋間開場、自八月初八日起、至八

月十六日止、共考三場、第一場考八股文章及試帖詩、第二場經文、第三場對策、三場既畢、方稱合格、至九月初即可揭曉、凡名登榜上者、皆爲「舉人」、而第一名舉人、通稱爲「解元」、自是以後、凡中式舉人、皆須入京會試、會試凡中式者、通稱爲「進士」、其第一名則爲「會元」、最後之考試爲殿試、凡中式高等者多入翰林院供職、其第一名通稱爲「狀元」、蘇戡先生即爲光緒八年壬午科鄉試之解元、時年二十三歲、其主考即寶竹坡（廷）先生、實在當時、名重海內、爲清流之領袖、其於蘇戡先生、器重尤甚、茲將先生得中解元之原文及試帖詩謹錄如下、

光緒壬午科福建鄉試　第一名（解元）原卷

第一場（大學）

文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學以平天下爲量、道備於經矣、夫道之功用在於學、而學之綱目在於經、要以平天下爲量而已、學者其審諸、今夫後世非不尙學也、學而不能治乎其源、學而不能正乎其流、則所學者小也、古聖患學之微、於是乎立之綱、立之綱者、欲後世以爲準也、患學之紊、於是乎詳其目、詳其目者、欲後世有所循也、爲

之建不敝之策、爲之推相及之源、約而博、直而明、以此示後世、而後後世知其所學者大、何則、學問無小成之詣、萬物備於吾躬、造化涵於本體、舍此而言學問、則一念所發、必不能自致於萬全、見理之未明、其精神尙足恃乎、是蓋不知其綱爾、經濟無小就之功、充之以及四海、斂之實自一人、舍此而言經濟、則寤寐之間、且不能自信於平日、克己之不暇、其擧措尙能周乎、是蓋不知其目爾、所謂綱者何、明明德以至至善是也、夫不知所止、而能審所先後者無之、定也靜也安也慮也得也、此皆藏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中、而各致其極者也、其學在此、其道亦在此也、所謂目者何、平天下以至格物是也、夫不務其本、而能均其厚薄者無之、修也正也誠也致也格也、此又握乎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始、而益求其精者也、天子如是、庶人亦如是也、先王以天子而躬爲是學、於是作之以爲經焉、立近代而追維太古、徒慨慕夫郅治之隆、追深究其致此之由、則當日經營、皆出維皇之建極、蓋不知幾經詳審、而後得其功之懋而業

之崇若此也、師其意而行之、不必疑今昔之殊、而其端不易、不必冀流行之速、而其序勿淆、深宮之宥密嚴、薄海之謳歌作、斯其爲萬世之則也夫、先聖以庶人而躬傳是道、於是述之以爲教焉、居一室而遠策治安、動易雜於富强之術、追推求乎得此之故、則莫茅行止、實係衆庶之觀型、蓋即此不出戶庭、已不啻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象也、取其義而施之、上以繼帝王之略、而復古可期、下以昭謨誥之猷、而異端自屛、其言大而非夸、其理近而可遠、斯其爲百世之師也夫、

（批云）斂局於整、斂氣於靜、潔淨精微、此境良非易到、

第二場（論語）

文題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聖人之教有序、大賢身驗之焉、夫博文約禮之序、聖人之所以教也、身驗而歎

其善誘、非近道者不及此、若曰、今而知學之貴有漸也、蓋惟此有漸者、猶可以學而能、夫必身入乎其中、自覺其力之殫、則言之愈切、又必身出乎其外、追思其力所至、則味之倍眞、卽此漸而有進者、已若有不能自主之形、是固不容以頓悟者己、彌高彌堅、在前在後、何博我約我之夫子、而吝於牖我乎、然而夫子之教固善於誘人者也、向嘗求夫子於文矣、向之求於文者、不以爲學文、而以爲學夫子也、惟夫子之示我者、誠若道之在於文也、乃進求之於文、而夫子遠矣、向嘗求夫子於禮矣、向之求於禮者、方以爲學禮、卽所以學夫子也、惟夫子之與我者、誠若道之在於禮也、更進求之於禮、而夫子愈遠矣、大抵人情於用力之深、若別有會心之境、方謂天下雖大、斷無逾斯境之奇、然移時而輒異者、蓋境亦視夫所詣而畢也、人情當用力之久、亦若有莫盡之功、方謂夙夜不遑、猶難蕆其功之畢、然積日而遂疎者、蓋功亦隨夫所至而盡也、今而後知夫子特博我以文也、而向者不知也、今而後知夫子特約我以禮也、而向者

不知也、循循然者夫子之有序也、而向者亦不知也、功候豈有期乎、曰博曰約、此途之所由焉耳、循途而往、宜不至廢然於半途、意復有引而使進之機、而姑以博約爲之導、乃撫躬自問、覺師承不遠、惟此稍得其傳、而俯仰之餘、愈有不容自緩者、往日之操修、所可慰者安在也、蓋實而可指者、猶夫子之植其基也夫、學問豈有既乎、曰文曰禮、特道之所寄焉耳、遵道而行、宜不至弛然於中道、意必有掖而徐前之勢、而始以文禮爲之先、乃反己以思、覺陶鑄所成、惟此能言其效、而精力之退、轉若不及於前者、異日之擴充、所自持者何具也、蓋力所能爲者、猶夫子之示以顯也夫、欲罷不能、夫子之誘我者、或未艾也、而我之所望滋深矣、

（批云）息深達亹、躁釋矜平、

第三場（孟子）

文題

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善勝者不勝、其制勝固有本矣、夫君子不輕言戰、正其善於制勝也、不待戰而勝決、惟君子可以戰已、且夫先王耀德不觀兵、非必諱言兵也、將以備天下之兵、而兵不可廢、有以戢天下之兵、而兵不必興、若夫不得已而用之、則固有能發能收之略、而復策之以萬全、夫然後天下之兵端、不至於速而不已、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然而勿謂其不能戰也、假令秉積威之氣、鋌而走險、以甘心於一戰、可若何、假令集助虐之徒、急以相持、以僥倖於一戰、可若何、始以不戰盈其惡、繼以不戰挫其銳、終以不戰待其敝、君子居其安、而天下受其毒、君子不爲也、然而勝負之形、固自此決矣、且夫失道者之視君子、未嘗不忌之也、忌之則必思數犯以擾之、又未嘗不憚之也、憚之則必先發以制之、忌之則其心驕、憚之則其氣奪、君子曰、是其不可以已矣、勞吾民而已、聲其罪而討之、布其惡而誅之、師出而士氣奮、兵合而我師壯、鼓而進之、有鳥獸

散耳、是非君子之好戰也、以戰教民、雖戰何害、顧其初必審顧持重而不遽於戰者、其故有二、蓋有欲觀於天者焉、豈無阻兵安忍、議者謂其隙之有可乘、而天意尙存、有不可動徂征之旅者、非慮其不勝也、勝之而以爲不順、則亦非君子之所出矣、使其挾必勝之勢、以遏天下之不共、未必非先天之行、抑若引以爲羞、而不敢於快意也、其不務大功有如此者、且有不貪其地者焉、豈無外强中乾、覘者謂其機之不可失、而地形荒陋、有不足煩王者之師者、非懼其不勝也、勝之而以爲不武、則亦非君子之所倖矣、使其握必勝之圖、以討天下之不靖、豈必爲闢地之計、抑若凜以爲戒、而不欲以稱雄也、其不勤遠略有如此者、夫君子之戰、如南巢牧野之師無論矣、湯之征葛、文之戡黎、意亦有不得已而戰者、倘得疑君子之好戰也哉、

(批云) 扼重上句、紆迴取勢、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斯文有焉、

衡鑒堂原批

第一場

首藝精力彌滿、萬象在旁、次三如挽強弩、氣力不見疲薾、詩遒峭、

第二場

不事誇多鬥靡、落落寫來、都有意境、眞文中逸品也、

第三場

前二場猶拘于體裁、觀三場五作、知用力古文深矣、

副場（試帖詩一首）

賦得翠壁蒼崖晩更奇 得奇字五言八韻

峭壁看孤出、懸崖更側垂、陰晴天外辨、蒼翠晩來奇、斗絕衡秋影、修然岸道委、藤昏猿嘯集、松瘦鶴巢欹、返照苔青處、飛虹瀑挂時、幾番遊屐到、一幅畫圖披、地迥煙生早、山深月上遲、何人幽思動、玉笛嶺頭吹、

（批云）吐屬具峭舊之致、

函髻記

太原官妓、申氏姊妹、長曰行雲、次曰止雲、時人爲之語曰、太原二雲、行雲無雙、行雲慧麗自喜、精通文翰、兼擅歌舞、才氣高伉、常若無人、止雲溫柔婉媚、愛尙風雅、當時游士、重止雲而憚行雲、然行雲之名尤噪、自貞元八年陸贄爲主司、進士登第者、有韓愈、李觀、歐陽詹、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等、皆天下之選、時稱龍虎榜、所至傾動人士、索辭翰者、闥外闐擁、行雲常覓取諸進士詩文看之、品第高下、對客評論、以爲笑樂、一日、大將軍宴京師貴客、遍召樂籍、行雲聞有名進士在坐、欣然盛妝而往、坐客數十人中、有南士容儀秀異、談吐雋妙、擧坐傾倒、行雲詢於旁人曰、是泉州進士、不能擧其名、行雲歎曰、此歐陽行周也、我讀其詩文多矣、此人眞當今奇士、我願識之、俄而觥爵交錯、絲管雜陳、諸妓以次奏藝、序及行雲、攬衣而起、立於

筵前、抗聲曼歌、衆目驚視、歌詞之意、橫挑歐陽、神情流注、逸姿艷態、殆非人世所見、行周屬目傾耳久之、謂將軍曰、此其中行雲也耶、異乎佳人、何爲屬意於我哉、歌旣闋、歐陽生乃移坐而前、顧行雲而語曰、深悉微意、然中君何自而知鄙人、行雲對曰、妾得懷忠賦、棧道銘、曲江池記、讀之年餘、略皆上口、與君豈不深耶、歐陽駭異、以廣坐不能久語、遂悵然而罷、翌日、行雲以書乞歐陽過其所居、巳則艷飾以待之、歐陽旣至、行雲殫其色藝、佐以淸言、精彩風韻、夐絕無匹、歐陽素不飲、爲之擧觴者數四、遂定情焉、太原士紳、素慕行雲者、嫉其高自標置、而獨屈媚於歐陽也、或誘以厚貲、或脅以危勢、欲取行雲、而行雲迄不爲動、乃皆歎詫、反共服其用情之專壹、歐陽生羈游累月、將之京師、行雲不樂、歐陽譬解之、乃請同行、歐陽不忍拂其意、因與約曰、以一年爲期、必遣迎子、行雲乃爲擇日、餞之於城西山亭、先期檢視行篋、自衣補書册、以及叢稿雜玩、手自縫紉、修補裝訂、悉加題記、至期偕往言別、

歐陽生之友至者十數人、行雲舉觴遍酌坐客、已乃中坐、首論造化之無心、歲月之易逝、次述情愛之爲害、人生之可哀、末陳德行之不朽、功名之宜立、激昂滂沛、詞旨悽艷、四坐皆爲感動、無能與之爲對者、雖歐陽生平日亦未嘗見其神彩之殊絕至於此也、喟然曰、媿爲男子、知君不盡、行雲卽席賦詩、以送其行、詞旨悽斷、衆不能慰、行雲乃引杯自責曰、吾未嘗醉、今日非醉不歸矣、連進巨觥、霞生於頰、車馬始遠、絕而復蘇、旣歸、臥病月餘、得歐陽生途中寄詩、又聞應博學宏詞不售、語止雲曰、使行周聞我久病、其情更甚於宏詞被駮耳、卽強起出游、自是病間輒出、每霜風淅瀝、或陰雨蕭瑟、必肩輿至餞別之所、徬徨吟眺、抵暮乃去、年餘病益不支、攬鏡驚曰、行雲憔悴至此乎、吾負行周矣、召止雲謂曰、玉雪之肌骨、花月之神情、轉盼皆塵土耳、獨髮爲難朽、可留之以見行周、遂臨鏡綰挽作墮馬髻、巧梳密掠、光可以鑑、簪諦久之曰、此毫髮無憾耶、復喚婢曰、爲我取縷金箱來、箱至、以新絹鋪墊平帖、袖中

徐出剪刀、止雲泣而阻之、行雲曰、妹勿惜我、他日尙可見我髻也、乃以左手掩面、右手揣摸髮際、齧齒下剪、欻然髻落、行雲亦暈絶矣、炊許、復醒曰、吾心未死、尙能爲詩、妹可以紙筆授我、止雲不忍拂、鋪紙於几、扶坐牀側、行雲取筆仰面曰、行周遣人來時、可以此箱與之、已乃搖首曰、恐殺行周奈何、下筆書云、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郞半恨郞、伏於止雲之肩、喘息稍定、微笑曰、行周志氣甚强、宜可禁當此語、持筆欲下、腕顫不已、顏濕赭如火、久之、而色漸白、力自噤斷、復書曰、欲識舊時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擲筆仰倒、止雲急掖之、氣已絶矣、行雲卒十餘日、有叩門者曰、四門助敎歐陽君、遣奴平安迎申娘、止雲哭而出曰、歐陽行周殺吾姉、何處復有申娘、乃取縷金箱付之曰、蚤來月餘日、尙可見也、歐陽生四試於禮部、始授國子監四門助敎、僦屋甫定、則曰、行雲必責我負約、平安旣去、嘗自驚悸、一夕、夢小車至門、報曰、申娘來、喜而趨出、視車中人果行雲也、含笑不言、亦不下車、歐陽生

訪問其故、以手反指而已、忽然驚寤、惡其不祥、日斜、平安倏入、捧箱進之、歐陽生曰、申娘來乎、曰發矣、生色驟變、僵坐良久、乃呼平安詢其顛末、平安以止雲之言對、取箱啓之、雲髻儼然、生持髻一慟、形神頓改、復得詩箋、字迹欹斜、僅而能辨、諦視卒讀歎曰、行雲殺我、遂不復言、友人李翺、崔覃、徐晦、孟簡等、奔走視疾、開譬萬端、責以大義、歐陽生乃曰、諸君見責、吾皆知之、詹以哀情馳突、徑傷吾臟、不可復活、內負二親、外負良友、無可言者、雖有千秋之業、未償一生之願、此爲恨耳、諸友朋迭共守視、醫藥並進、旬日益劇、顧李翺徐晦曰、諸君事業方長、吾與李元賓先入九原、命亦薄矣、平生以文字爲業、而不克假我數年、充其所至、此天道之酷乎、他日當勞諸君、春秋見思、若死而有知、其爲哀傷、豈後於生存者耶、自爲家書謝其父母曰、詹罪大、戕賊二親之愛子、使不能生歸、以見二親、命雖前定、設詹少不讀書、死於家庭、其爲二親之子、當多獲數十年、今則已矣、又與妻徐氏書曰、吾不宜

死、亦其自取也、以此負君、兒長能代吾奉養之事、稍寬吾罪耳、然窮年奔走萬里之外、與死果異耶、從此長訣、幸以生離自解、復與止雲書曰、吾終不以一己聲名之故、而使行雲殉我之情誼湮沒、無稱於世、吾友孟幾道、已許我爲詩、以傳行雲矣、吾所寄詩、可藏之以爲證、吾所以報若姊者止此、是夕遂卒、止雲葬行雲於城西山亭之側、行雲遺詩數十篇、好事者編而傳之、旣聞歐陽之喪、有太原友人范季亮、就山亭爲位而哭、止雲素服往弔、晉人奇其事、或爲小說以導之、於時言情感者、必曰歐申、孟簡爲古詩一篇、甚咎行雲、乃行周之心也、宋人邵博遊太原、偶過中家妓寮、聞尙寶藏歐陽詹墨跡手卷、求出觀之、卽途中寄太原所思一詩、又與行雲書一通、書云、城西別時、不意行雲神傷至此、吾於斯晨、豈不能攜手同車、擁子而西耶、特以倜儻非常之舉、所傷實多、吾之與子、雖負絕俗之意、乃至情愛之間、曾何殊於形氣之流輩哉、幸保顏色、以規永好、日月更易、制思爲難、行雲其勉之、筆意沈著、大類率更、

博歎賞不已、記於所著之見聞錄中、

前夜起庵賦 幷序

予戌而寢、丑而興、歲一星矣、乙丑孟秋、賃宅依於 行在、率其素而不懈、遂名之曰夜起庵、且賦之、

納塵世於斯夜、繄獨靜乎一室、天沈沈而忽斂、日黯黯而焉入、山峨峨而韞雲、水湯湯而騁激、獸何往而潛藏、鳥何歸而戢翼、小人就陰而止、君子向晦而息、夜之象也則靜、其德則曠、冶萬物爲本體、示造化之恆狀、時惟大人、觀乎物始、玩一氣之消長、羌中夕而鑿起、清明兮在躬、屋漏兮相稱、制乎未發之原、操乎無形之裏、非茲庵之可託、幾何而不爲南溟之徒、

後夜起庵賦 幷序

歲乙丑作賦、逮茲乙亥、雖已謝免、夜起如故、范希文言士當先憂後樂、予夜起二十餘年、有類於先憂者、然獨樂之而不倦、豈必果志於天下者乎、乃

爲後賦以自釋、

滿洲之興、歷年者三、悠然自免、騎柳而庵、可以高臥、委而負擔、胡爲汲汲、有若未甘、披衣啓闥、繞除逐月、惜此良夜、寒彩未沒、夜寒漸長、深入沈沈、驪夢履覺、萬端奚侵、謂我心憂、謂我何求、卻老還少、吾將焉廋、空桐自竄、天下方亂、長夜漫漫、將何時旦、

詩編

先生詩名滿天下、數十年來、不輟吟詠、其載於海藏樓詩集中者、共有十三卷之多、本編限於篇幅、不能備收、茲錄其來滿洲建國以後之近作、凡一百七十餘首、一以見先生暮年學業之精到、一以見先生從事建國之精神、誠所謂安石碎金、彌可寶貴、蓋已躋爐火純青之境矣、

淡路丸舟中

同洲二帝欲同符。六客同舟試共論。人定勝天非浪語。相看應不在多言。

旅順海岸

奔濤數百步。勢欲捲人去。山惡天無情。茫茫向何處。海濱此君臣。顛沛亦奚懼。朔風莫怒號。飢溺吾所慮。

龍王堂水源地

澄流千餘頃。可飲百萬人。長橋若橫帶。清娟絕點塵。四山靜相圍。種松成屛茵。豈知萬花谷。躅徧峰巒春。去海不數里。鹹波杳無垠。智者能行水。嗟爾繄井民。

贈廿柏大尉

諒爲烈士當如此。負咎方知疚惡深。意氣人生忽相感。惟將節義見胸襟。

旅順襍詩

天戴空桐海渡遼。高原無際見盤雕。廿年熱血心頭貯。猶向寒宵作怒潮。

冬暖通宵雨似繩。廻風忍作雪飛騰。人閒遇事憎遲鈍。造化雕鎪恐不勝。

彌天四海盡虛名。西抹東塗讓後生。七十老翁閒抱膝。思量次第便收京。

繁霜漸覺鬢毛侵。揭日移山尚有心。狂煞拿翁自天縱。學書難字不曾尋。

地闢天開待鉅觀。爭教理會到儒酸。莫從鼠竄營生活。敢請諸賢放眼看。

贈懋有之

忠賢久憂志。哲嗣各超特。吁嗟此何時。爲國當盡力。少康初在虞。羽山猶未殛。見君竊歎異。風骨果遺直。老夫頗相士。深淺稍能測。熱中心懟上。室怒市於色。一笑契吾言。士固先器識。

汪知源遊山村詩

廿年隱海濱。讀易忘其老。避亂復居遯。植果守荒島。諸孫各勤學。玉立盡國寶。知子非忘世。作計不草草。狂夫來一飯。放眼窮蒼昊。出門勿相笑。動靜或同道。

王君九求題其十四世祖明王文恪公鏊自書洞庭兩山賦卷

具區之藪吾未遊。兩山戲湖如雙蚪。震澤先生賦其狀。何異浩渺叅扁舟。文心縹姚書雋勁。蟬蛻功名獨棄輿。一篇諷解意何深。誰識先憂理尤勝。賈生希文才可爲。天下無事終難施。因時察勢有輕重。蚤退斯人已見幾。文恪集諷解篇中語

文化台得宅在巖谷間名之曰退谷以詩紀之

雲峰山中有駒谷。中岳先生吟不足。此山近市絕市塵。誰抱退心止山麓。谷口

徼通斜入海。海勢彎環山起伏。靜中日月任窺窗。歲暮煙雲欲遮屋。子眞道照雖往矣。一叟狂歌獨來復。遼東避世多名士。只有幼安可追逐。眞人已出猶龍潛。反掌乾坤見新局。豈知投老歸何所。夢想舊京倚喬木。結隣莫厭暫婆娑。自顧未甘棄溝瀆。

佳山

佳山意良靜。自爾去人遠。惟貪養懷抱。何用惜朝晚。等之逝不舍。所得未爲淺。處逸而待勞。欣然乃善遣。

人日晚霽和寶瑞臣

知存豈必兼知退。見淺何緣喻見深。倚伏孰能窮世變。廢興端欲契天心。遼東人日尋吾黨。星浦斜陽換暮陰。但飲莫論眼前事。廋詞聊與託微吟。

西園端午

斯丘聊得暫婆娑。正是原頭夕照過。高阜蟠龍迴草色。密林瀉綠入池波。倦游

誰辨閒中味。愚叟猶堪勞者歌。却念舊京穎濱老。祇憑花事坐銷磨。雅辛寄示牡丹詩

雜詩

新綠新疇暗幾層。小亭斜日有誰登。窗間閣筆沈吟者。簾卷燕雲且未能。

庭除得柳廿三株。兩架殘書便有餘。回首海藏五千卷。何年還我舊樓居。

行在朝朝事早朝。漸看垂柳踠長條。不須坐待秋風起。已覺先生短鬢凋。

雙柳駢枝四丈餘。披雲拂雨蔭前除。憑誰共話南陽路。一樹當門恐不如。

林外明霞一鬉明。滿庭柳浪碧雲生。西風妙解銷殘暑。只在蕭々帶雨聲。

曹瞞啖葛渾無賴。運甓陶桓可笑人。夜起庵中人老矣。不須辛苦損天眞。

廿年夜起迹堪尋。習苦如忘老漸侵。銜雨銜風渾不避。一生吃著那關心。

赫赫行天雷乍驚。庭中大鳥正飛鳴。周公葛相猶躭巧。流馬南車次第成。

題西村眞琴博士所寫滿蒙草類蟲類二卷

古有南方草木狀。誰從北地考芳蕪。西村博物應難及。何異親披爾雅圖。

吟思誰如黃魯直。一篇演雅絕新奇。老夫欲覓寒蟲語。也有鳴秋幾卷詩。

九日

壯年猶記戍南荒。晚向空桐惜鬢霜。自竄豈甘作遺老。獨醒誰與遣重陽。菊花未見秋無色。雁信常遲海已桑。定有餘黎思故主。登高試爲叩蒼蒼。

弢庵太傅八十五歲生日 九月廿三日

天廻朔漠作神京。國老東來舉世驚。八十五齡眞好漢。重陽半月見耆英。中興方略資長策。北地雄豪待主盟。細楷清詩時一出。知公不減舊心情。

述菊

我雖投有北。意若輕此鄉。所居依高柳。偃息聊倘徉。殘秋忽重九。頗訝花未黃。隣園覓瓮菊、98取不靳償。浹旬苞漸放。倜儻殊非常。抗態已兀敖。奔姿極回翔。色奇固難媚。骨瘦偏含狂。遇之以脩士。勃然動詩腸。不辭室轉寒。獨賞夜始長。得此果意外。誰能蔑衆芳。

題飛鳶海日

匹夫志難移。復國一反手。夸父化爲禽。猶與日競走。

十一月四日始乘飛機

莊周論絕迹。未若無行地。今知行地難。凌空乃甚易。習聞氣猶水。浮物水不晉。仰觀雖迅疾。閒暇得不視。山川掌中文、嗟此人間世。夕陽在我側。碧落故無際。遲遲吾行爾。父母國可至。斯人聊同羣。詎作飛鳥逝。利人斯制器。而用以殺人。此非人性惡。得果由種因。苟能正其本。萬類自相親。必無强凌弱。何取力假仁。設險以守國。舊策難重陳。空中常來往。四海爲比隣。智者旣創物。始知天牖民。王道信蕩蕩。請觀行同倫。

題于晦若手書卷子

研朱正讀韓非子。北院同居幾晦明。恰似祖生呼越石。聯床屢起論雞聲。乙酉秋冬與文和同居天津督幕予年二十六今七十有三矣愴然書此壬申十一

和弢庵留别韻

忽忽殘年過七旬。豈能忘患欲忘身。榻傍未可容鼾睡。海內誰云等比隣。聊以神州喻脣齒。忍看諸夏廢君臣。弢翁老去名尤重。應仗新詩悟國人。

殘夜

數盆頗惜梅花瘦。莫解殘年抑鬱心。驚怪暗香來鼻觀。故人魂夢忽相尋。回頭萬恨復千恐。投老猶難脫羈鞲。留取一庭殘夜月。依依還我少年時。

夜起

立於萬物先。嚮明我得天。衰殘何足歎。曒日在窗前。中庭力掃除。一潔已可喜。天下誠吾憂。聊以俟君子。奕秋著一子。殘刼變新局。誰知夜起庵。得此柳下屋。舉國欲何依。無主自致亂。老夫略識塗。譸張莫爲幻。

黃金數萬斤。六計皆出奇。沛公能不問。得以恣所爲。
擾攘二十載。蒼生何以生。誰能不嗜殺。未可更論兵。

和水越成章韻

驚回舊夢悵離群。久別應知過所聞。忠孝勞生終有愧。何如白首臥松雲。

東坡生日聚飲

氍毹年來欲費吟。舉杯聊敵夜寒侵。宿師論將雖非望。猶有眉山緩帶心。時方進收熱河坡詩云、西方猶宿師、論將不及我、苟無深入計、緩帶我亦可、
邊頭白酒香尤烈。塞上盆梅瘦不花。玉宇瓊樓更休問。且看霜月滿龍沙。

十二月二十六日天未明

殘夜不須眠。獨起誰同調。老我莫徬徨。片月猶年少。
愚公欲移山。恃有子孫在。老夫當及身。移樓著人海。於收京後必更造海藏樓

除夕

遼左觀天星已迴。倒懸未解事堪哀。人心漸悔機應轉。殘局誰收刼又來。欲以功名付豪傑。待看宇宙洗氛埃。老夫依舊窮生活。腐鼠鵷雛莫浪猜。

正月三日憶小乙

千載匆匆過眼前。無端生滅定誰堅。幽明歲月應同逝。母子相依又六年。小乙卒於戊午吳夫人卒於戊辰

小倉朋齋寄盆松

閒齋越海致盆松。鱗鬣嶔崎雪尙封。聊欲對松詢近狀。知君詩思正蟠胷。

哀垂 正月二十日卒於滿鐵醫院四十七歲

吾年七十四。汝纔四十七。老存壯乃亡。天道難究悉。一生近好勇。才氣太橫軼。俗情殊未捐。蘊熱成內疾。忽如爇天歘。致死止六日。傷哉兒之愚。捨我爲異物。

從亡吾父子。不恤天下訴。老夫雖先登。返顧恃勁後。嗟乎天喪我。倉卒而遇覆。伏弢折右肱。必敗焉可鬭。沈吟慮同盡。束手不能救。誰能從此止。先軫甘免冑。

蚤通東西學。未暇攻詩書。少得讀書力。投閑意不愉。壯健如熊羆。忽然失其軀。婦諧兒女慧。割愛情何如。獨云父勿憂。指舌望囁嚅。汝當目不瞑。吾當持衆雛。

強死能爲鬼。子產說何疑。又聞季札語。魂氣無不之。奔迸有儔伴。噩耗來已遲。逡巡甫出門。旋風起前墀。捲塵高丈許。南趨若追隨。窗開我目擊。失聲呼兒垂。俄而塵自息。惘默空庭悲。死生分已斷。欲語將告誰。上角利一來視垂所善也抱吾臂而哭

不敬天降災。反躬當自責。逆來必順受。尤人亦何益。事業姑置之。家難殊可戚。譬如風拔木。龍顛委荆棘。孀孤忽滿眼。血點垂胸臆。老夫豈長存。素志

堪痛惜。回思平生心。忠孝有徵績。蓋棺誰論定。一逝眞過客。

戊午勝之亡。哭弟賦永訣。於詩雖非深。下筆頗雄傑。今年吾憶勝。入春太慘切。幽明歲同逝。母子六年別。豈知應在汝。十日復夭折。驚怪詩爲妖。不祥禍何烈。鬼神果先告。前後如一轍。苦吟不自休。奈此肝肺熱。

殘春

喪我焉知貧在亡。空教白日照倉皇。遭逢殊異謀中絕。魂魄何之氣自强。怪事有時書咄咄。殘春不奈送堂堂。關張無命腸堪斷。頓足唏嗚淚幾行。

四月八日乞假至大連星浦

扶壁施窗憶壯年。推窗海色自無邊。人間正有千重恨。呵壁憑誰更問天。

含蕊殊濃開漸淡。人生花事黯何言。花前人與春俱老。惆悵清襟豈酒痕。

星浦櫻園

長春春歸草木綠。直爲看花乞休沐。海上櫻林一夜開。舉國尋春競追逐。朝來

宿霧猶迷海。紫氣漲空吐穠郁。日光忽入如貫虹。瓔珞漫天散珠玉。雲中君下雲四起。飛擁巖腰或山麓。又疑蜃氣幻羣姝。粉魄脂魂粲盈目。花間士女各携酒。席地酣歌挈其族。先生微行雜衆醉。豈必獨醒聊曳足。當年彩筆已難狀。殘錦探懷毫更禿。滄桑回首夢龍華。炫晝崇桃語誰續。

濤聲

曉色能令海氣生。夕陽轉覺暮空平。靜中別有吞天意。最愛奔濤日夜聲。

茶範閣詩 瓜谷長造別莊紀事

深閨麗質少執禮。窈窕舒遲雲欲起。肅然四坐散茶香。屏氣微聞鑪沸水。魚眼蟹眼聊比擬。細啜無聞甘似醴。竹瓢陶盂漆秘器。傳觀疑年容評視。箏簫隔屏驚耳喜。宛轉嬌憨雙稚齒。烏髮雪山摹富士。咨嗟妙才妹與姊。敬賓及介退乃已。門外穠櫻壓桃李。

題畫一 翁拾錢與貧者盜及犬躡其後

利傍有倚刀。獺犬憎蘭佩。禮義苟不愆。孤行在我輩。

費地山求題露軒小楷卷

翰苑風流墨似金。晉唐小楷費研尋。老夫臂指僵難使。空有群鴻戲海心。

初日

初日垂楊自弄陰。曉風過處抵千金。麥粱萬頃天如海。換盡詩人出塞心。
人定從來易勝天。好將錦繡裹山川。賣刀買犢傳新法。生聚何須待十年。
三章約法未全頒。且可從容議入關。柳下先生狂作聖。只將夜起示人間。

星浦大和旅館賦盆花

南妝尙未麗。北宇饒丁香。玉簪獨幽艷。兼彼二者長。此花小於簪。纔可喻釵梁。皭然天下白。間色誰能當。豈可無嘉名。名之曰夜光。聊以比夜合。雙璧堪並行。玉氣如白虹。意奇語非常。禮經極能事。物色收衆芳。

何年奔星墜天闕。長扼驚濤作飛雪。我來踏星欲浮海。星不能飛海難越。家山只隔海一涯。廿年國破空思家。國人望我如望歲。臨海悵惘還長嗟。樓中候潮日再至。潮聲動天破吾寐。桑田滄海眼中人。袖手沈吟待天意。

海岸

玉佩瓊琚困羈羈。逃虛入海更安之。孟郊老去歌銅斗。却羨翻船踏浪兒。漸苦龍沙歲月深。只將夢想寄山林。海波汩沒無人處。安得成連爲鼓琴。

書扇贈武藤大使

梘首羊叔子。雲台馬伏波。風懷去人遠。談吐得天多。滄海當斜照。朱樓出翠蛾。烹茶留片刻。不厭小詩麼。

王道

損人利己只一念。可使舉世無安土。聖人復起更無奇。去其所爭得其所。人生託命於天地。相資以生義有取。智者創物終相仇。孰爲蒼生解愁苦。

妖亂相尋二十載。棄禮蔑義逮今日。哀之不若使身受。其氣既餒將自失。王道蕩蕩天所開。會是安歸必無術。老夫何異馬識途。刦指夷途待豪傑。

寄弢庵

意氣當時幾許狂。堪憎老境債教償。殘年況味今參透。只是生離死別忙。

樓外

樓外青山最有情。默然相對晚雲生。會心不在閒言語。聽取蕭蕭過雨聲。

題雷峰塔經卷

雷峰已滅藏經出。四十年來事渺茫。（光緒乙未一至湖上）刦後遺民吾尚在。刦看孤塔過遼陽。

青厓雨山竹雨香城夜飲

老去詩人感事多。不辭轉海一相過。六年如夢依然在。奈此燈前酒後何。

遼海新朝莫苟安。由來事業出艱難。漆身吞炭都經過。憂患餘生亦等閒。

讀國分青厓詩題其後

詩能洞三光。亦能貫九泉。詩人以詩語。萬物皆自言。我讀諸子詩。稱心如所論。如飢自知味。如寒自知溫。獨有誰言者。一生情艱屯。非聖孰能達。媿我非其人。願使深者淺。願使昧者眞。信哉青厓翁。言志無所先。

我居神戶日。去今四十年。避暑得出遊。頗思就溫泉。所恨不解語。造次無其人。爾時逢一姝。自名小歌津。撫掌笑使君。迂哉何待言。意動必可解。出語非自然。默然驚其慧。負負慙嬋娟。回首誠隔世。或猶在人間。以詩記其名。兼以語雨山。

吉林

樓頭山色漾江光。魚麥豐饒見此鄉。地秀可知興學易。亂平應覺卜居良。欲憑禮樂移偷薄。莫遺潢池苦跳梁。他日絃歌聞百里。老夫遊處定難忘。

陳立村八十詩

甚欲從君話武昌。追思建業轉悽惶。行年八十垂垂老。入夢千重處處忘。此日

神京能把手。半生活劫莫迴腸。還鄉儻得如人願。且認并州作故鄉。

九月初一晨起

世變方興孰了期。息肩何地事堪疑。睡鄉萬戶雞聲裏。却是閒吟縮手時。
動靜元來貫晦明。半生待且作長庚。蕭然抱膝燈光下。漸覺人間萬事輕。

九日文教部登高

雪後重陽夕照明。初四日雪 高臺縱目俯神京。平原已覺山川伏。投老翻教歲月輕。
燕市再遊非浪語。異鄉久客獨關情。西南豪傑休相厄。會遣遺民見後清。

弢庵八十六歲生日與德國統領興登堡同歲

英豪當代興登堡。名節千秋聽水樓。並世天教繫王室。一時人望重神州。趨朝心尚凌風雲。絕席班聯隔輩流。長白中興山萬壘。試憑紫氣候青牛。

和高瀨武次郎

聖學千秋久奄藏。救時深切信奇方。欲憑論語平天下。半部誰懷一日長。

夜起盆梅正發

尋花呼酒恣清狂。緇匠斜街久斷腸。魂夢王陳眞入座。何來窗下一枝香。
舉頭惟見小時月。見月懷人欲見難。失馬塞翁過七十。殘宵對月不勝寒。

雜詩

知音絕難遇。不知且何如。如閉暗室中。日與愚者居。其言乃糞土。譬解術則無。造物一何劇。未可輕揶揄。

年華如覆水。一往不可收。幸存駐景術。猶堪影中遊。虛名那足羈。豹死皮長留。文字苟自傳。信有萬古愁。所恨古之人。終難入吾眸。宛宛親與愛。伴我無明幽。彈指三十年。海藏失高樓。莫言此夢寐。苦吟誰能休。

倉皇任國事。倏忽歲再易。空拳冒白刃。非主反爲客。拙棋受幾子。此局難對奕。何能貪天功。潛轉豈人力。一忍乃致此。失馬忽復得。塞翁不辭瘁。夜起未改昔。忠信出懸流。稍驗身所歷。

老胡笑且請。何等爲王道。新邦如嬰兒。古語命曰悼。扶牀猶未能。安敢慕桀驁。柔弱生之徒。聊避天下娼。煦沫幸得活。涸轍逢行潦。洶洶强弩末。未必穿魯縞。仁義殆可懃。甘言姑相報。

此都據高原。曠闊亦可喜。期年增萬戶。奔湊無遠邇。陶漁至於帝。所居輒成市。四海開新京。鼎鐺猶有耳。老夫謬承乏。自顧已暮齒。求賢竟何得。徒愧天下士。插架書無多。枕籍止一室。拋書尋餘味。坐待穿窗日。日光天下奇。力解袪抑鬱。脫身行日中。造化與我一。卷氣塞兩間。此語眞可必。

正月十六日奉

皇帝即位於新京郊天禮成改元康德

三王家天下。傳子以相繼。秦政稱一統。二世至萬世。生民立之君。道在仁與義。仁義自無爭。豈爲一家計。苟以力假仁。上下必征利。舉世治此學。自謂巧且智。日居爭競中。孰能捄其弊。

夏后厄有窮。中絕四十載。吾皇歸滿洲。二年定遼海。中興與開創。赫赫有眞宰。人心不忘舊。制勝若因壘。中原可徐復。修德猶有待。一言幾興邦。惟以故勝怠。勿曰我得天。天命固未改。

述懷

夜起二十年。倉卒當此局。依然坐待旦。自顧殊碌碌。習氣最難除。求治詎能速。先富而後教。解此意已足。爲政好握權。一念等流俗。國僑以治鄭。葛亮以治蜀。區區法家語。王道未易復。

使日雜詩

平生肝膽道非孤。坐見扶桑舊覇圖。四十年前花下客。白頭年少豈知吾。神戸

山路櫻花半未開。雲中富士雪猶皚。車傍兒女顏如玉。盡道先生覓句來。熱海

箱根

山樓主客百重歡。紅袖銀燈夜未闌。諸老熱腸吾自醉。不須借酒禦春寒。偕石閣

成園燬玉莫驚寒。詩酒相催特地歡。可惜少年心已盡。只將紅袖當花看。

獨往孤行道偶通。知音千載最難逢。世人盡在酣眠裏。忘却人間夜起翁。西京旅館

塗地誰憐腦與肝。千秋轉敗事尤難。貪天未可論功罪。翻使英雄淚不乾。甲裴夫人和歌

松際初陽射眼明。窗間海色卷雲平。越山馳道千車過。也作風濤拍岸聲。甲子園

池館幽奇窗對海。最宜風雨看驚濤。移情別有成連曲。不借詩人一世豪。

瓊島仙姝不自姸。莫將脂粉擬天然。春潮初漲雲初起。正在朝陽吐豔前。嚴島櫻花

刻意傷春失夢痕。懷人亭下更何言。花前白髮風懷盡。不是銷魂是斷魂。嘗於

神戶署中作懷人亭

處處春山屐畫圖。登樓小憩茗甌俱。兩叢紅白誰來賞。喚起閒情到鼠姑。別府龜井旅館

北戒神州久閉關。願穿河套越天山。天公應被人窺破。鳥道何須取半環。

松徑通天暗入林。兩峰離立意何深。白雲徐度巖腰過。似有微行出岫心。

鑪鞴原知屬化工。陰陽爲炭碧兼紅。誰能發問誰能對。子厚靈均只兩雄。血池地獄海地獄

蜃氣成雲飜養雛。應聲掉尾果堪呼。昌黎自愛閑文字。遺與蛇龍作並驅。

聰明睿知惟神武。德化二千六百年。今日日光輝萬國。蒼生還賴舊山川。

凝雲堆積天如墨。雪浪崩騰海愈明。正有萬千身世恨。悲歌來和撼天聲。青島

懷古東來七十翁。穿胸貫日氣如虹。雙橋倒影金千尺。大淀河頭夕照中。宮崎廣瀨旅館

百歲纔餘廿五年。任他修短且隨緣。英雄花月應同盡。莫向人間歎逝川。奈良旅館戊辰與垂宿此

兒女傾城爲迓迎。老夫感涕欲縱橫。達材成德眞吾黨。願汝同揚一世名。

一角元黃漸射金。半丸離海欲登臨。暗中已有人相待。二十年來夜起心。三月十二日烏蘇里丸舟中

骨肉凋零換劫灰。興亡萬狀只餘哀。仰天獨憶兒時事。滿眼波濤更不回。海中七十五歲生日

海上羣山跋浪來。千蒼萬翠畫圖開。朝陽巧欲施金采。湧出參差白雪堆。

戶樞流水理殊明。惰慢終教業不成。百歲尋常應易得。何須世外覓長生。
一張一弛力常均。天道如弓事在人。夏靡阿衡俱過百。張蒼乳臭不須論。

日本漫畫者安田鴉甫求書

已槁蒼顏那復渥。漸銷英氣亦無痕。丹青難寫靈台狀。皮相紛紛莫浪言。

端午後一日雨中

萬重舊夢落江南。翹首燕雲興尙酣。誰覓塞翁談夜起。綠楊深處是茅庵。
窗間晝晦欲抛書。閑置長慵出有車。僅得小廊堪曳足。時來放眼即逃虛。
野鴿翻空合又分。知時就食忽成羣。黃粱一夢人間事。插翅高飛愧此君。
對牀聽雨眞佳境。愛說東坡與潁濱。老我廿年躭夜色。雨中偏覺一燈親。

悼內藤虎博士

兩京邂逅劇談餘。問疾瓶原見異書。驚歎少微動星象。不堪回首子雲居。

腐儒 六月九日

此局端堪稱意無。疲民廣漠暫枝梧。天心或欲收殘刼。王道何妨起一隅。尹也就湯應得所。禹之行水定非愚。西南億兆當誰寄。愁絕乾坤老腐儒。

香瓜

轉綠迴黃訝繡紋。溫馨鼻觀已微聞。味尋甘露酣初證。韻絕醍醐湛半醺。荔子先驅膚綽約。木瓜永好思氤氳。欲將哈密論風調。舌本仙凡豈易分。

七月二十六日乘飛機赴哈爾濱齊々哈爾二十八日返京

莫攀龍鱗附鳳翼。空中沈吟駒過隙。計程三千何所見。明滅洪流貫沙磧。松嫩雙江爭流處。濱市嵯峨耀金碧。龍沙萬戶半疲氓。況有跳梁藏草澤。老夫探囊失餘智。心雄萬夫究何益。明年欲濟萬頃湖。先出窮黎登袵席。王道樂土吾未信。歸鳥競飛暮天赤。吁嗟孤掌果難鳴。不有君子何能國。

八月三日飛行自承德歷榆關至錦州

萬峰刺天氣揚波。奮翼高舉蒼穹摩。白雲排空蕩銀海。虹光烏影如飛梭。離宮

梵宇壓關塞。當年萬乘頻來過。中更世亂雖久廢。遺跡猶足輝山河。南循長城歷諸口。截河湊島生微渦。海天一碧深可悅。人世迫窄煩張羅。腰纏騎鶴興所至。老去兩忘道與魔。蘇仙華表歸有日。舊京在眼毋蹉跎。

和朝鮮朴榮喆韻

劫餘文物久銷沈。忽枉新篇慨素襟。在遠披函情已達。相逢傾蓋意殊深。文書遮眼頻投筆。塵土填胸欲廢吟。可笑杜陵懷稷契。三年尸位定何心。

孔子生日

堯舜與人同。孔子豈獨異。而吾異夫子。高遠若難至。絕世作妙語。出之一何易。古今萬明哲。未必躋此地。假年欲學易。孰能解其意。造化雖無窮。日用理非遂。人莫不飲食。反省鮮知味。以此求聖人。或者得所志。死生何足道。後聖必相契。惜哉無孟軻。誰與告來世。

世人樂久生。固以生爲樂。樂生必惡死。佛老均束縛。聖云夕死可。豈謂甘冥

漠。哭顏遂至慟。懷抱亦已惡。我生踰聖年。自省甚可怍。功名意頗厭。嗜好情更薄。生存何以遣。又不耽寂寞。鳥獸難同羣。吾徒尤落落。古人或放達。縱酒以自託。儵然不終日。是非昧今昨。大哉死乎歎。乘化聊一噱。熟計老將至。時時欲息肩。不如有營者。汲汲常忘年。尼山不知老。皈學遣憂煎。猶云樂忘憂　其憂固難捐。孜孜斃乃已。治易姑勉旃。孔顏何所樂。壽夭從其天。老學若炳燭。吾意殊不然。多能實鄙事。作繭眞自纏。頹然且放浪。如魚躍于淵。毋爲學所役。益智滋可憐。無憂豈非樂。至樂還隨緣。縱老樂不改。以此得終焉。

九日

天外飛翔莫計程。登高誰憶舊詩名。半生重九人空許。七十殘年世共輕。晚倚無悶看禹域。端廻絕漠作神京。探囊餘智應將盡。却笑南歸計未成。

寄跛庵

年年必出關。耄期見筋力。諸夏如相諒。豈亦好懿德。太公歸乎來。避紂豈長策。天下之大老。舉世當矜式。以詩收人心。斯文有正色。神州論漸改。丕變未可測。一朝獲頓悟。相率銷鋒鏑。重華生諸馮。得意行中國。敢言時無人。救世待深識。

二

弢庵八十七。天意使久留。自有高世名。群雄資懷柔。群雄各垂老。民勞可小休。苟爲功名計。紛爭欲何求。何時一杯酒。解兵泯恩讎。同心扶日月。王道與神州。老夫必退讓。放之出一頭。以齊猶反手。諸賢有意不。順逆與難易。借箸聊前籌。

朝日十二月初一日

朝日入我窗。晚日射我廊。自我有此日。歲月亦已長。所思親與友。明明同日光。此日彼共有。令我歸何鄉。九原不見日。傷哉斷人腸。聖賢如皦日。何嘗

異存亡。廟話千載人。視影毋倉皇。

十二月十七日從　幸旅順

向時魚服賦來歸。果見龍騰破壁飛。暫息遼東懷未展。迴看赤縣事終非。五銖祚永知當復。三輔民愁感式微。小往太平頻拭目。乞身猶欲遂初衣。

戊亥去國圖

人海藏樓事有無。西山銜闕歲將徂。卷中七首何曾見。爲展殘年戊亥圖。

和黃默園傷足

歸心如箭車垂發。郤曲偏嗟足偶傷。弢叟頻煩寄聲至。舊京想見爲詩忙。奇情蟠鬱容徐吐。好句吟哦亦自償。留取假期遲兩月。城南花事趁春光。

陳文忠公輓詩

弢庵功名士。文字興不淺。少年負盛望。騰躍至貴顯。中間忽垂翼。在野久偃蹇。六十方還朝。乃復丁國變。倉皇作遺老。耄及志未展。一生若三世。老眼

差自遣。石交惟賓齋。極意爲論辯。何至抑忍堪。相輕似微褊。其詩必可傳。五言晚尤善。和章兼細楷。重塹盈饒衍。銜悲檢殘墨。駒隙餘一泫。

九原

王室中興豈妄言。待時未可議南轅。強翁忍死猶東望。難慰斯人在九原。

新邑

黨人駮很絕無顧。意輕死灰不復然。老夫備書居瀋濱。歲易鉅萬年復年。忽聞奉帝奔日館。坐得國寶俱垂涎。穿窬竊竊各自喜。流毒南北成滔天。天迴地轉有新邑。蔽天吐燄輝山川。舉世驚疑空拭目。自怪熟視無泰山。東來二帝更攜手。此釁眩伏將何言。津沽蜷局有群豎。留取微命思舊恩。

吳菊農七十壽詩

戊戌正如乘軒鶴。武漢栖遲懷甚惡。垂簾朝局恥彈冠。一語文襄爲驚愕。仲弢長逝不可招。菊翁晚見我人遼。故都遺老天留在。人壽河淸屬後凋。 辛丑春日

於武昌節署共飯、惟仲弢菊農及余在坐、南皮詰余何故不換頂戴、對曰、不願事女主耳、
南皮默然良久、乃微喟曰、報國有日、

買宅

三年況瘁人。得此一區宅。何如舍桑下。三宿情難釋。自比柳下惠。援止非有擇。北窗容膝地。數坐親書册。休日須作字。支板劣五尺。意中苦未展。紙素亦頗積。稍欣廊下步。羣鴿久就食。無機自無怖。飛集繞我側。初夏柳始芽。默計好將息。婆娑廿株樹。暫輟磨人墨。舊京數寄書。花事如過客。南歸興不淺。來日誰能測。

四月十九日辭國務總理得允

行年七十六。自詡好身手。雖曰非健兒。亦未鹵羸叟。今朝得解官。快若碎玉斗。屈伸數張臂。噓嘯頻撮口。千秋酸寒徒。豈易覓吾耦。營々鼠竄中。莫復論誰某。造物定何意。留此老不朽。知我者天乎。問訊堂下柳。

述意

投門避地久周旋。遼左龍飛信有天。紀事會須成本末。崎嶇又歷十三年。自癸亥至乙亥

皎然進退自分明。中止休疑業未成。天道從來看後起。只將白髮待還京。

老去端午

平生無他長。不受世束縛。貧賤與富貴。殊未改其樂。造物欲窮之。相戲亦頗虐。守邊向南荒。建國就朔漠。三年氣雖挫。一舉若孤鶴。蟣封水曲間。馳騁等寥廓。何曾顧鴻鵠。況乃語燕雀。惟老不可避。俯首羈朽索。老去終未甘。無使懷抱惡。

夏至五月二十二日

手書日記罷趨衙。便覺閒廊足歲華。十日雨晴喧曙雀。半庭綠暗長秋花。故人頻問詩情好。新局微聞國論譁。拂拭書窗入長夏。試許沉李與浮瓜。

題胡琴初詩後

尸位三年我自評。乞歸衆怒尙難平。老夫罵世殊無謂。何怪時流出惡聲。

負重堪嗟忍辱時。勸攻吾過欲誰期。杜門毀譽今奚較。奮筆詩人莫太遲。

杜門

杜門旣無營。魂夢殊安貼。此身眞我有。不復念事業。平生南方强。暴虎何所懾。脫韉忽颺去。袖手聊自愜。或疑老猶龍。意乃周之蝶。閉廊長幾許。徐步閱塵刼。惟餘還京與。觀闕映眉睫。

寄李拔可六十生日

蜩螗羹沸意難堅。慢世相如信獨賢。風雨聊看過小刼。園林端易遣華年。高吟頻動江湖色。雅興彌增翰墨緣。莫向遼東歎微管。書來猶及月初圓。坡詩云六十小刼風雨疾

中秋寄稚辛

天際昂頭孰可留。逍遙篇外更遨遊。燕遼來往幾經宿。坡嶺追隨又一秋。人物

西山須野老。盡圖喬木待高樓。長廊徐步閒吟地。定有乾坤眼底收。

重九

登高還有壯心無。詩酒闌珊照亦孤。付與閒人話心史。却收餘論作潛夫。
天傾西北漫倉皇。地缺東南孰主張。俯視中原三萬里。不妨抱膝過重陽。

閉戶

退休進取事何窮。吾道當如日在中。閉戶著書時未晚。造車合轍意難同。
雲陰晝短長催暮。寒色林疏更反風。積葉滿階誰共飲。空將情況話遼東

長庚 十月初一夜

杞憂無盡思無邊。都在人間曉夢前。偶起推門看夜碧。長庚流燄正横天。

月下

千金不換今宵月。歷刧難銷往日心。不道人生不如夢。人生是夢苦難尋。

治水

七六得乞休。平生事已畢。人間猶可樂。付與閒歲月。遼瀋萬餘里。國勢頗鬱勃。功成何必我。長策宜早決。預期二十年。治水未可忽。北境湖波平。南彊河流達。次之比湘贛。上之比蘇浙。他時水鄉人。樂土好生活。豈知今朔漠。一變爲於越。所嗟悠悠者。或作而或輟。肉食不足謀。繼起孰人傑。自餘小得失。姑置勿强聒。天心果助我。吾志行當徹。

乙亥除夕

爻兒持我來京日。屈指騰騰七十年。丙寅七歲入都 果見興亡眞脫命。偶全名節豈違天。餘生已置浮雲外。空手曾趨白刃前。剩與欒城期對榻。看山聽雨儘華顚。

周立之六十生日以下丙子

入山勝具誰能伴。離坐狂言衆盡驚。輕世固應先卻老。放懷未信果忘情。平生相許空顏色。晚節何堪更盜名。便欲南歸作園叟。與君試約賦還京。

乘化

神完自無營。不復計修短。可行亦可止。乘化遂忘反。形骸猶足用。樂此緣未滿。人間事萬千。漸倦欲閉眼。存亡意難遣。情感誰能斷。

與陳仁先傅治薌徐愈齋會飲

塞下燒羊老尚饞。深杯樂聖亦能銜。爲君一說江湖味。魚肺魚頭便不凡。

諸老銷沈等可哀。酒餘話舊苦低回。新京殘客能相見。喚起同光百感來。話及沈文肅劉忠誠李文忠張文襄諸老

杜門謝客忽經年。王道衰興豈偶然。毆雀毆魚非我力。有人抱膝待回天。

自詡知微且見幾。聊將漿飲卜南歸。江湖粗辦魚羹飯。何幸 君恩聽拂衣。

閏三月十二日示坐客 余生於庚申閏三月歷已卯戊戌丙子凡三遇閏三月矣

餘年兄弟未全衰。只似機雲入洛時。一代名流多見許。千秋佳傳定能奇。信天豈易聞方信。知命非難老自知。不解尼山孜孜者。假年學易欲何爲。

坐聞車馬喧。始覺身已退。免爲世人役。未改少年態。一閒氣自充。渺爾千百輩。無求信至樂。造化猶我栽。庭除日洒掃。甚潔頗可愛。意中有高樓。何日果相對。及時先樹木。逸興誰能敗。我懷柳下惠。不易三公介。

神往

閒閒一老人。衣食不須紀。平生了萬事。抱膝忽在此。耳聰目亦明。無病聊自喜。已忘胸中書。并掃文字軌。逍遙輒終日。諸念絕不起。夢中惟舊京。神往卽我里。城西得荒園。種樹今稍美。淵明歸去來。足以娛暮齒。

先生之詩、冠絕今古、誠爲一代之宗匠、與義寧陳散原并爲世重、晚年刊行海藏樓詩集、卷末附載名流詩話、茲并錄入、再先生詩中本事、間有所聞、亦略述如次、

先生壯歲、居南皮張文襄公（之洞）幕時、深爲文襄倚重、是時文襄公總督兩湖、駐節武昌、先生適在漢口、辦理京漢鐵路事、居路局中、每夕文襄公輒以小艇召先生過江、但文襄公政務煩勞、嘗候至夜深、始歸督署、僅用手巾擦面、卽召入暢談、精神倍增、按海藏樓詩集中、多記當時吟詠、如己亥年中「梁星海山長招陪廣雅尙書兩湖書院看桃花」又「洪山登南皮尙書閱兵臺」等詩、足見其遭際之隆也、己亥年先生有詩題爲「廣雅尙書招同姚園探梅」中有句云「賞會未妨饒勝事、憂勤終是斬深杯」文襄公讀至此、不覺起立致敬、其見重有如

此者、

戊戌政變後、德宗親政時、曾召先生入論國政、彼時先生始自日本歸國、目睹明治維新、其思想上已有變化、故力陳練兵强國之策、及太后垂簾、先生概然引退、失意仕進、今按詩集卷四中、如漢口春盡日北望有懷七律一首、中有句云「往事夢空春去後、高樓天遠恨來時、」即隱寓先生遭遇特達之旨、而適逢清廷多事之秋、故有春去來遲之感、又云「袖間縮手人將老、地下埋憂計已遲、」「莫道一生無際遇、靈脩瘦損見風儀、」其感懷身世、纏綿悱惻、雖楚澤離騷、不能過也、

又集中紅梅詩七律四首、如第三首中有句云「斷腸流水相逢地、絕代朱顏一笑時、」及第四首末句云「誰憐省識東皇後、耿耿丹心獨未灰、」其忠君憂國之忱、溢於言表、詩貴言中有物、如先生誠一代之偉大詩人矣、

先生初與侯官嚴幾道（修）交情甚厚、自辛亥國變後、二人志趣不同、袁世

凱僭位時、修且爲文勸進、而公深惡之、按集中卷九載答嚴幾道七絕二首、有句云「群盜如毛國若狂、佳人作賊亦尋常、六年不答東華字、慚愧淸詩到海藏、」又云「侯官嚴叟頹唐甚、可是遺山一輩人、」蓋譏其失身民國、有如元遺山之不死於元也、

先生與陳蒼虬先生交往頗深、自辛亥以後、同居海上、每春秋佳日、輒相過從、後又同居天津、和詩益繁、故集中唱酬之作、約數十首之多、其在建國以後、亦間有所作、今按其集中最後一頁內、尙有蒼虬閣中會飮七絕四首、中有句云「新京殘客還相見、喚起同光百感來」其故舊之情、老而彌篤、袁簡齋論詩、貴有性靈、信有徵焉、

杭州西湖煙霞洞口、石上鐫有財神像、經湯蟄仙先生改刻爲蘇東坡像、顏曰蘇龕、先生有詩云「洞口掃花人、安知卽風漢」蓋以皈依東坡自喩也、并戲語陳蒼虬先生曰、「予每年九月九日、必有詩、他時當呼作鄭重九」蒼虬先生遂贈

以詩云「諸天龍象表瓌琦、洞口蘇龕寂寞身、絕代嶔嶔鄭重九、不應來作插花人」先生評曰「那得便眞相喚、愧愧」一時傳爲西湖佳話、

先生在總理任時、人稱爲詩人宰相、誠極洽當、然先生治國經邦之大略、亦往往於詩中見之、如暮年詩集中、載有治水五古一首、實爲我滿洲國之要圖、故其生前嘗語人曰、滿洲地大物博、未來發展、不可限量、然目前當務之急、莫要於治水、如能努力進行、則在三十年之後、我國當更見躍進、雖江浙魚米之鄉、不敵此也、嗟乎、後人讀海藏樓詩、固不可僅求之於詩矣、

陳蒼虬（曾壽）先生評海藏樓詩集曰、人有恒言、觀其詩、可以知其世、毋寧謂觀其詩、可以知其人耳、其人之志氣性情、襟抱遭遇、皆于詩中見之、人之一生、由少而壯而老、所經歷有不容已于言者、言之斯已矣、不貴多也、若無所爲而强爲之、累矣、且人之精神意氣、發洩于盛年、既已成就、不必更添蛇足、昌黎病起泛舟詩、有無窮之慨味、東坡海外詩、另換一境地、詩亦換一

而已、故佳、若二公晚年更作南山、秦州、八觀等詩、則不類矣、後人不知此諳、年七八十、猶若與少年爭勝者、殊可笑耳、故晚年之詩、著墨不多、神理內斂、皆其應得之象、不可以爲疵也、但觀其自立之地如何耳、少年之詩、貴有干將莫邪之利、芳香通體之美、迴腸盪氣、惘惘不甘之情、中年之詩、貴其精力彌滿、波瀾壯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晚年之詩、貴其枯而實腴、老而彌辣、秋景方中、天地正色、朱子謂少陵中年夔州諸詩、極精嚴、晚年則橫逆不可當、此深于詩者也、海藏晚遇既異、可言者多、詩中大有事在、故精悍之氣、不遜于前也、

東坡有云、三分作、七分讀、特戲語耳、然吾每聞海藏誦其所作、或聞誦古人之詩、節奏抗烈、倍覺聳動、開悟甚多、始知平昔于古人之詩、隨意瀏覽、輕易忽略過去、埋沒古人之精神爲不少也、大約文字之由耳根入者、較由見根入者爲深、凡人于所見之書、多不記憶、若聽人說一故事、則終身不忘、此其

驗也、昔桓伊爲陳思王爲臣良獨難一篇、安石爲之流涕、蓋此等詩、如慷慨高歌、頓挫而出之、自然聲情激烈、感動心脾、若徒目覽、則減色矣、桐城家言、因聲以求氣、此至精之言也、讀海藏集者當知此意、

少陵云、爲人興癖耽佳句、詩雖以氣格爲上、佳句亦不可少者也、然必以眞切爲貴、作詩不外情景事三端、言情言景言事、必不可移之于他人、移之于他地、移之于他時、滿題中之量而又不溢出一分、恰到好處、意味有餘、乃爲眞切、近世名家、或琳琅滿目、然按之當時情事、不必定合、可以驚俗眼、非愜心貴當者也、詩意不足、或換一二新奇之字、遂以爲佳、失之遠矣、集中佳句皆眞切不可移者、此甚不易到之境、可與知者言也、海藏刊近詩若干卷見示、屬隨意書其所見于後、因書此數則、殊無當于高深也、

葉靈鳳（玉麟）先生評曰、讀海藏樓詩日久、如飲沆瀣、時有淸景、置人胸膈間、觸處便與神會、如祗覺樓臺勝人物、欲覓山水遠風塵、西湖也、斜街長

日見花飛、舊京也、却認鍾山是故鄉、金陵也、乙丙歲居遼左、誦公俛視中原三萬里、不妨抱膝過重陽句、爲之神往、

韓公豪多於曠、大蘇曠多于豪、而公詩如其書、純以氣勝、前無古人、則豪曠固是本色、

惜抱平歐公峴山亭記曰、神韵縹緲、如吸風飲露、蟬蛻塵埃者、絕世之文也、天津李園七律、幽雋中淡而彌旨、磨墨一首、精氣入而麤穢除、覺涪翁猶有時不免楂枒著力處、

乙亥歲來塞上、無登覽之樂、朋酒之驩、但誦詩自適、記得亂峰出沒爭初日、殘雪高低帶數州、是放翁詩、偶檢公集、忽見此聯、驚歎不已、

少陵近九章、太白近九歌、公年年重九詩、棘蕭僇慣之氣、以平淡語紆折出之、而自然深雋、宜一世人推鄭重九也、

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柳州文也、公

詩一丘一水饒蕭瑟、儘戀斜陽晚未回、尤精警、又殘年付夕陽五字、蒼茫無盡、游日本詩、仰天獨憶兒時事、滿眼波濤更不回、直使人洄闇悽愴焉、

畫家空濶處寓意最難、時欲爲公星浦詩、作海天一碧無際光景、又嘗承誨誘晝夜起庵圖、束諸粉本不觀、但哦公夜色不可畫、畫之以殘月句、而筆蹇拙、終不能摹繪淸景也、

一閒神往二首、純乎陶矣、一閒氣自充五字、足抵退之答李翊書、此學養到、可以自信語、紀文達謂東坡纔出杭州、詩便深警、識得此意、又如手書日記體趣徜、便覺長廊足歲華、神似蘇之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也、

褻曾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句、質諸公曰、此情與景俱會也、又嘗述公養題貴活一語教諸生、以爲禪家上乘、

某不能誦公悲壯之作、讀之心如中刃、如題從母劉氏小像云、一憶姨相喚、眞如母在堂、鮮民之生、胡忍卒讀、余往過海藏樓詩云、叢菊高於問字孫、意中

常有好詩存云云、蓋公胸次落落、不著纖埃、惟時與朗月淸風會合、楞嚴所謂無世間心同世行事者耶、

吳景箕先生評曰、先生之作詩的過程、得分爲兩時期、以三十歲前後爲基點、三十歲以前、專注力於五言古體、且當初取範於謝靈運、一轉而學柳宗元、再轉而及孟郊、如斯洗煉琢磨、故其沉摯之思、廉悍之筆、均爲世俗之作家不得與之抗衡者也、至三十歲以後、則傾注全力於七言、刻苦雕鏤、又向吳融、韓偓、唐彥謙、梅堯臣、王荊公等之唐宋諸賢而精進、且維努力於規撫、其中對王安石尤持滿腔感服與敬意、是以終生奉之而不懈、故其作品在可能範圍內、要由形神兩背方面而使之幽峭奇警、先生對詩的構想曾曰「作詩工處有在惝怳不甘中者」因之作品自與樊增祥、易順鼎等一派之趣向不同、當時如張香濤、每讀其新作、必嘆曰、蘇戡誠一把好手也、是以分外推重之、先生雖閒適萃就之章、亦無不妙思不凡、洵得「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妙味也、故其面目夷曠沖澹、

且骨力堅鍊、雖一字而亦不涉凡俗、此亦卽名家之所以也、中途詩體之變化固屢矣（石遺室詩話、蘇時方爲大謝柳州頗致微詞旋乃悔之）能折衷而獨者、亦其才力也、其造語不但朴質、其氣韻亦甚遠、外似枯淡、內則膏腴、此世人之公評、而石遺更曰「且吐囑非凡、宛然古之隱淪者流也」對其作中飄蕩之山林氣特愛之、陳弢菴亦有「蘇戡詩如人志潔旨彌貸」之批評、先生之爲人、一如其詩、持己極高、尤富於經世之略、好用奇計、且好談兵、亦一雄辯家也、因此曾於淸季、以道員四品京堂、率湖北武建軍、而爲邊防事務督辦、當時某公與以手札「何意以詩人而爲邊帥」氏見之卽洩以感懷之一端、且附此詩云「高樓先生耽苦吟、廿年來往江之潯、何曾夢見煙瘴地、蠻荒一落顏爲黔、連城三月脫鬼手、龍州還對山嶔崟、邊關形如馬振鬣、戍卒狀似猿投林、風情收拾付隔世、坐覺老大來相侵、豈無春花與秋月、路絕不到詩人心、終年望饟歎不至、欲和乞食誰知音、此人此地寧足愛、廟堂用意殊難尋、天高非高海非深、平生詩

人豈不貴、何以卑我空傷今」其襟度如何、亦足以想見、

先生作詩之進步、凡古之作家如唐之柳宗元、孟郊、韋應物、韓愈、吳融、唐彥謙、宋之梅堯臣、王安石等、固爲平素所私淑者、卽其他名家集、亦無不一一手寫而讀之、其苦刻可知矣、且鈔錄之後、必跋而作後記、以發表個人之感想、皆最善之詩論也、茲擧例如下、

錄貞曜先生詩題後

復古孤莖立、佞今衆所褒、初非榮世物、而亦爲名勞、風雅業墜地、士心玆淫慆、先生不偶坐、結束歸堅牢、咄咄浮游子、沒齒徒滔滔、

高意屬秋逈、慧心屛春華、手揮海上琴、衣綴岩間霞、詩濤湧退之、束手徒咨嗟、羌以意表論、邈玆神理遐、不爲一世可、坐使千秋譁、

五年南國遊、一卷東野詩、寄余獨往意、重此絕世辭、連城必良玉、三染必素絲、勿驚絢爛文、終與太璞期、夷厚含陶意、超異同謝規、雖言中唐聲、此

是小雅遺、太息貞懿士、老死山嶷嶷、端人思無邪、篤行言自文、運思雖匯涯、立義各有云、下士逐紛華、百年心如焉、性情蕩不支、榮枯隨世氛、行跖而言夷、此語非所聞、余表先生節、以振頑懦羣、畢生獨吟詩、得此物外身、中有感懷篇、惻愴難具陳、玉堂悲玄烏、故國望星辰、素月忽經天、鴟鴞不可因、悲時非吾事、遠念何酸辛、位卑權爲罪、言孫遇屯屯、春暉一終曲、忠孝兩斷斷、咄哉眉山叟、銅斗豈足論、

錄韋蘇州詩後題

遠華即沖漠、散性難自整、豈云與俗殊、意猶得心省、平生一深念、異代愛雋永、三嘆古之賢、僉同惜徂景、

錄柳州詩畢題卷後

河東文章伯、童冠拔詩選、翻飛觸世網、壯歲坐遷轉、虛名自取病、衆訴貫

不淺、慾疚辭徒悲、晚景迴益蹇、麗思鬱欲流、驚才踢未展、横經眇心貫、讀騷傲躬踐、寄悲語離奇、取幽氣奥衍、發爲瀋蕩作、嘘吸出墳典、五言暨七言、老手廢雕篆、毎務寂寞遊、偶托釋老辯、鮑謝方抗行、李杜非足覗、以玆覓妙篇、千古解易鮮、當代競宗韓、北辰故易顯、那知東方曙、啓明上雲巘、晴窗與往復、塵慮得驅遣、心折吊屈文、語息特修謇、偉人不出世、我獲類狂狷、懷哉文先生、吾硯蝕秋蘚、

由此觀之、得知先生對於柳宗元、韋蘇州、貞曜等之詩文、是如何愛好也、此三詩雖未收入「海藏樓集」內、但其爲詩人之覺悟與信念、概可以知之、同時其千錘百煉之作詩工夫、亦可以藉此而想見、然此究屬先生爲詩人之片影、至其詩論尤爲卓絕、玆舉其一例徵之、

書韋詩後

爲己爲人之歧趣、其徵蓋本於性情矣、性情之不似、雖貌合神猶離也、夫性

情受之於天、胡可强爲似者、苟能自得其性情、則吾貌可神、未嘗不可以不似似、則爲己之學也、世之學者、慕之斯貌之、貌似矣、曰異在神、神似矣、曰異在性情、嗟乎、雖性情畢似、其失已不益大歟、吾終惡其爲佞而已矣、韋詩淸麗而傷雋、亞於柳、多存古人擧止、則高於王、遺王而錄韋、與其不苟隨時、然亦不可與入古、柳之五言、可與入古矣、以其淵然而有渟也、柳之論文也、曰、得之爲難、韋之爲韋、亦曰得之而已矣、不能自得其性情、而希得古人之得、盡爲人者也、

以上爲先生之詩論、固一家言也、其平生所作之詩、亦以此爲主旨、是以考其意、凡學詩者萬不可僅啜古人之糟糠、爲參考或作磨錬之具時、讀古作固有必要、但絕對不可模擬、卽模擬亦毫無所得、終爲他人之作、而非己之作也、故最切卽應潛心努力作自己之詩、必能成功、蓋詩之特色、正依作者之性情、宜全面的發揮一己之性、徵之於古今名家、卽可知之、凡所稱爲名家者、無一不

善描自己之特性、而所謂性情者、卽個性也、且個性乃先天的具有物、因人而各異、故性情者乃絕對的、欲以彼之性情而爲我之性情者、固不可得、卽以我之性情而爲彼之性情者、亦不可得也、是以凡爲文筆者、先以善描自己之個性爲依歸、果如斯始可產有生命有精彩之詩文、以此主旨而論詩、足見先生爲現代人也、

軼事

先生政事文章、前已備載、至其生平軼聞佳話、及其日常生活之實況、茲特撮要記述如次、

先生以咸豐十年生於蘇州、時際洪楊之變、尊人考功公(守廉)、偕太夫人流離轉徙、避兵吳下、以閏三月十二日生先生於蘇州胥門外之舟中、因命名爲孝胥、字曰蘇戡、故先生集中題湖山招隱圖卷詩、有「我生實胥門、羈吳亦忘返」云云、

先生生時、太夫人夢見一鶴翩飛、疑爲鶴之轉世、先生行步坐息、亦咸具鶴形、每當雜行人衆中、眞有昂昂然如出羣之鶴之概、而尤奇者、先生畢生不啖禽鳥之肉、故知先生者、凡爲設饌、多不具雞鶩焉、生有自來、殊可信也、

先生每歲重九日必爲詩、且多佳、今集中不盡存矣、世人因稱先生爲鄭重九

焉、甲寅年重九詩有句云、樓居每覺詩爲祟、沈寐叟（子培）見之、大爲讚賞云、但愁對句難佳、及見下句云、腹疾翻愁酒見侵、爲之傾倒不已、

先生不甚嗜酒、然興到時、亦能盡數觥、自云、惜不能飲、飲則吾詩當更佳矣、甲寅年十二月廿四日、陳散原（伯嚴）、陳蒼虬（仁先）訪先生於海藏樓、時正大雪、三人樓頭對雪、放談快飲、不設肴蔬、共盡白蘭地酒一大瓶、先生因有詩云、倚樓三士送殘年、有酒無肴雪滿天、薄醉愈知寒有味、放言自覺道彌堅收身遣子雖人外、歷刧沈霾奈死前、便欲將君比松竹、離披相對轉蒼然云云、

先生退居林下、風趣絕佳、猶憶康德三年秋間、前任黑河省長鍾繼五先生、新抱鼓盆之戚、爲其夫人築墓於濱江、其銘幽之文、乃景武平先生手筆、欲得先生大筆一揮、永傳後世、携佳紙數幅以往、卽蒙先生慨然允諾、翌日清晨、碑已書成、彷北魏體寸楷、骨重神寒、蒼勁入古、誠先生晚年最精品也、因告鍾君曰「此爲余近來得意之作、尚有一幅、較此更精、如欲得其更精者、余旣不

受潤筆、亦無須面謝、惟須親筆書一謝簡、或駢或散、不拘一格、但必措辭典雅、文牘簡潔、方可、屆時余決不吝其與焉、後鍾君如約以往、得其書後、且郵往東瀛精印數百幅、遍贈友好、雅人深致、一時傳爲士林佳話、

先生立身名教、生平扶植風雅、獎勵後進、惟恐弗及、至滿洲建國、先生政事鞅掌、日治繁局、晤談漸稀、然每逢公私拜謁時、必蒙接見、大同二年春間、先生特捐私囊、舉辦顯學文會、每月徵文一次、皆先生親自命題、多關宣揚建國精神者、如詩經中之「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論語中之「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等等、客歲、都中青年學子、結社吟詩、每成一課、先生必索觀加批、遇可誦者、輒稱道不置、嗚呼、自義寧散原翁（陳三立）逝後、東方詩壇、頓呈寂寞、今先生又歸道山、老成凋謝、不獨我輩後學、失一良師、而千載一脉、斯文之傳、不絕如縷、是固有無窮之感歎焉、

先生生平、自奉簡樸、其暮年生活、尤有規則、蓋自追隨 行在移居津沽時、

即開始夜起習慣、夜起庵賦、即作於此時、是爲民國十四年秋間、先生年六十六歲、其序曰「予戌而寢、丑而興、歲一星矣、乙丑孟秋、賃宅依於　行在、率其素而不懈、遂名之夜起庵」云云、以上略述其夜起之由來、所謂戌時（午後九時）就寢、丑時（午前三時）起床、蓋紀實也、嗣後來滿建國以後、北地苦寒、且冬季天明甚遲、午前三時、猶在半夜中、而先生仍習之如常、老而彌堅、此亦習久成自然歟、

先生於每日午前三時起床後、即以少量之熱水洗面漱口、呼吸清鮮空氣、而後練習太極拳約半小時、太極拳爲東方古代流傳之拳術、最初傳自元末張三丰道人、至明代始盛行於世、而尤以王征南最著、（見黃梨洲文集）清朝末年、北京之楊露禪等、歷代相傳、迄今弗衰、其法以柔克剛、不費用力、世稱爲「內家派」、頗類日本之柔道、實文人健身之良法也、先生自四十歲後、即學習之、數十年如一日、從未間斷、故能保持健康、雖以七十之軀、鬚眉斑白、然步履矯

撻、而呈紅光、眾之似五十許人、不知者絕不知其年逾耳順之老翁也、至五時後、即開始接見賓客、或繕寫日記書札等、此蓋爲一日中之最清閒時間、每有客造訪、多在此時趨夜起庵中、若在冬季、天尚未明、冒雪而往、至則濕螢相對、娓娓清談、令人恍疑置身春風化雨之中、而忘其爲酷寒之殘宵矣、昔在總理大臣任時、至九時必赴國務院辦理政務、午后歸邸、略事休息、每晚九時亦必就寢、先生一生之修身爲學、無不持之以恒、故能撥亂反正、造成彪炳一世之功績、昔胡文忠公有言、「腳踏實地、方爲經天緯地之奇才、」斯言於先生若合符矣、

先生暮年退休以後、卜宅於新京柳條路牡丹公園之側、日惟閉門讀書、吟咏自娛、其身前最後之絕筆詩、爲贈一老者李長有之作、蓋於病前數日間、以汽車迎來、閑談良久、除贈以詩外、并賜金拾元及紙烟一盒、以爲紀念、茲將其原作並詩題附錄如次、

直隸玉田縣李長有、年百有八歲、自云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九

日生、來長春（新京）已有七十餘年、眷屬共十三人、僅餘一孫女、孫往黑龍江充兵役未返、壯歲教拳術、晚年以種菜賣葫蘆爲業、今則不能自活、依義女李氏以食、步履猶健、聲吐宏亮、齒缺有新生者、惟稍聾耳、詩曰、

辛苦人間過百年、長生久視轉堪憐、看君來去無牽掛、如此生涯即地仙、

國葬

先生爲滿洲開國元勳、自建國以來、殫竭精力、不辭勞瘁、玆者不幸薨逝、其飾終之典、備極隆重、政府特組織國葬委員會、執行國葬典禮、此在我國、實屬空前盛擧、蓋所以昭示尊崇殊勳之至意也。玆將弔禮式典及國葬盛況、謹述如次。

康德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前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先生、因患十二指腸潰瘍病陷於危篤、上達
皇帝陛下天聽、蒙特派敕使、蒞臨柳條路本宅、頒賜葡萄酒及慰問之辭、又蒙
賜敍大勳位、蘭花大綬章。延至同日午後五時薨逝、噩耗傳出、
聖上震悼、擧國對哀、即於同日下午七時二十五分、蒙日本
天皇陛下拍來御弔電、我國

皇帝陛下對此、亦於同日下午十時五分、拍發御答電。當日柳條路鄭宅門前、首都縉官前來弔問者不絕於途、至於國內國外之弔唁函電、雪片飛來、不勝其數。三月三十一日、仰蒙

頒賜勅書、命政府組織國葬執行委員會、修國葬之禮、以顯示其勳勞。遵奉

勅書之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以國務院勅令第五十一號、令於四月一日、制定國葬委員會規程、任命參議府議長臧式毅為國葬委員會執行委員長、民生部大臣孫其昌為副委員長、總務廳長官星野直樹等以次委員十六人、總務廳次長谷次亨等以次幹事十六人、當即於四月一日下午二時二十分、在國務院中、舉行第一次幹事會。

四月六日復開國葬委員會、將國葬計畫之大綱決定、八日復經張國務總理大臣裁決其典禮要項如左。

一　國葬典禮分為左開之式典舉行之

賜誄式　　四月十九日

弔禮式　　四月二十日

出殯安葬式　　七月三日

二　實施要項

1　四月十九日之賜誄式、由孝家恭行之。

2　四月二十日之弔禮式、當日　皇帝陛下輟朝一日、全國民衆凡參與者服喪在大同公園舉行開弔、當日全國揭揚弔旗停止娛樂歌舞音樂、特免囚人服役、各機關休假一日、以誌哀悼。

3　七月三日出殯安葬式、當日鳴禮砲、儀仗兵沿途護送、自孝家至墓地之沿途、以軍隊、協和會員、學校學生等列隊致敬禮。

弔禮式之狀況

四月十九日仰蒙

皇帝陛下欽差勅使、前往鄭宅靈前賜祭、并賜誄文、翌日卽四月二十日、此隆重莊嚴之弔禮式、遂於舉國民衆之哀悼中、在國都大同公園中舉行矣。嚴肅之式場、其四周圍飾黑白布幕、門前高聳黑字牌坊、鄭公遺像、揭在正中、兩側羅列花圈約千餘架、皆係國內外名人所供者、愈見其悲哀悽惻之氣象焉。淸晨國中參列之文武百官及各團體等、接踵而來、至午前十時、已達三千餘人。十時十分、參列者徐徐入席、喪主鄭百穀氏以下遺族等入場着席、溥傑上尉亦至、十時二十分、日本駐滿全權大使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閣下蒞臨、

皇帝陛下欽差勅使宮內府大臣熙洽到達、十時二十八分、禮砲齊鳴、響徹霄漢、弔禮式於焉開始。

首先由孫副委員長、徐行至中央祭壇下、朗讀開式辭、讀畢僧侶奏哀悼樂、

音節悲愴、聞者淚下。樂止、由般若寺僧侶等唪經、滿場寂然無聲、復由臧委員長朗讀祭文、讀畢、首由勅使熙宮內府大臣進壇拈香、復由植田大使拈香、張總理大臣朗讀祭文、聲淚俱下、使人酸鼻。張總理復席後、星野長官至壇前、朗誦日本政府自近衛首相以下諸要人之弔電、并各方之弔辭後退下、復由僧侶奏樂畢、喪主鄭百穀氏、進至壇下、行最敬禮、拈香、默禱、獻爵禮畢復席、由儀仗兵奏軍樂、滿日儀仗兵舉槍齊發、又由僧侶唪經畢、遂開始各界拜禮、最後由臧委員長、及執事全員代表等拈香後、由孫副委員長致閉式辭、至是乃嚴肅告終、時爲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

此次國葬式典、其最爲榮幸者、厥惟我
皇帝陛下輟朝一日、至如全國內外、各地皆於是日分別舉行、報章紛載、備極隆重、其各方拍來之弔電、亦不勝枚舉、茲特錄其重要者如次。

前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閣下至誠至醇之人格、及千古不朽之功績、誠余

所最敬慕不已者也、乃今忽接薨逝之報、追惜何堪、謹此弔唁。

內閣總理大臣公爵　近衛文麿

拜承令尊仙逝之報、曷深痛惜、謹此遙表哀悼之意。

樞密院議長　平沼騏一郎

茲當舉行鄭前國務總理大臣國葬之際、追想其爲日滿國交緊密關係之增進、及東亞安定基礎確立之貢獻等、偉大功業、謹表甚深之謝意。

外務大臣　廣田弘毅

頃接鄭前國務總理大臣薨逝訃音、不勝哀悼之至、追懷其建國創業之偉績、謹此聊申弔忱。

陸軍大臣　杉山元

茲當前國務總理大臣大勳位鄭孝胥閣下國葬之際、追念其始終擔當
皇帝陛下輔佐重任、竟得完成滿洲建國鴻業之偉大功績、曷勝痛惜、謹此

聊表哀悼之忱。

朝鮮總督 南 次郎

回憶建國偉勳、由衷心敬表哀悼之意。

陸軍大將 本庄 繁

謹表哀悼之意。

陸軍大將 菱刈 隆

頃接建國元勳鄭孝胥先生之訃報、哀悼何堪、謹表弔意。

上海派遣軍司令官陸軍大將 畑 俊六

頃聞鄭公訃音、不勝哀悼、追思建國前後之勳、殊覺感慨無量也、謹弔。

朝鮮軍司令官 小磯 國昭

驟接前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閣下薨逝之報、追懷其爲滿洲建國以來絕大功績、不勝哀悼之至、謹表弔忱。

第五師團長　板垣征四郎

近聞鄭前國務總理大臣薨逝噩耗、不勝哀悼、謹表弔意。

宇佐美勝夫

其他吉野商工大臣、大谷拓務大臣、木戶文部大臣、荒木陸軍大將、林陸軍大將、松井陸軍大將、松平貴族院議長、小山衆議院議長、伯爵牧野伸顯、子爵林權助、子爵岡部長景等、均有弔電。

國葬之狀況

故前國務總理大臣大勳位鄭孝胥氏之出殯安葬典禮、於康德五年七月三日、由全國各地一致下半旗、哀悼之下、在新京柳條路本宅、鄭公靈前、嚴肅舉行起靈式、當時有國葬委員會臧委員長以下、分別着協和禮服、或武官通常禮服、均顯示一種哀愁悽然氣象、相繼到達、同趨靈前行禮。靈堂佈置、極爲嚴肅、室內寂然無聲、首由僧侶就位、參列者相繼入席、敬立靈前、喪主遺族代表鄭

禹、鄭何、兩氏、垂立靈側、待僧侶誦經後、臧委員長起立、朗讀起靈文、聲調哀慟、然後於誦經聲中、喪主遺族及其他關係者、咸至祭壇拈香退下。

待拈香敬禮後、於八時起靈出堂、靈柩爲精木製成、塗朱紅漆、上蓋黃色金尖器、由身着淺藍色服裝之槓手二十餘人、以黃色帶挽柩、由靈堂起靈、送上特備之自動車、車之四週、圍以白綢、上有木製之紅色天棚、異常嚴肅。由警察官先驅領導、臧委員長、孫副委員長分乘汽車次之、政府特派馬隊儀仗兵、分列靈車前後、沿途保護、其勳章、遺像、銘旌等、則由國葬委員會委員等、分別捧舁於靈車之前、其後則爲喪主鄭百穀、遺族鄭禹及眷屬等、國葬委員會委員、幹事、及其他關係者、分乘汽車隨列於後、總計約數十餘輛、宛如一字長蛇、由喪宅出發。

依據規定之路線、經由柳條路、大同大街、中央通、新京驛沿途之上、有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分立道側恭送、觀者如堵、可達萬人、均顯示悲痛之色。

新京驛則有關東軍及駐滿海軍部代表、張國務總理以次各部大臣各參議、協和會、滿洲國防婦人會、民間特殊會社各代表等、約千餘人、均着禮服、佩喪章肅然而立、敬待與歷史偉人鄭公之靈、作最後之訣別。同八時三十分、靈柩車到站、號聲哀鳴、音樂齊奏、將靈送上靈柩列車、由到站相送者致祭焚香後、於午後九時、鳴十九發弔禮砲、國軍軍樂隊奏樂中、靈柩列車、緩緩出發、遂與首都永別、一路向安葬地之奉天而去。

靈柩列車於午後一時四十五分、於弔禮砲殷殷聲中、到着奉天車站。出站後換乘靈車、於午後三時三十分、安抵奉天郊外同仁村墓地。沿途農村田舍、皆懸弔旗、微風細雨、益助凄涼景象。經遺族、親戚、及參列人員等順序行禮畢、最後由臧委員長朗讀安葬文、此隆重莊嚴之安葬式典、遂於午後五時正式禮畢、而一代偉人、從此長眠於地下矣。

皇帝陛下勅書

朕聞前任國務總理大臣大勳位鄭孝胥氏病故、深爲震悼、玆令政府修國葬之禮、繩厥勳勞、以永其功、欽此、

誄 文

皇帝陛下賜誄

繄朕股肱、藎謨純德、天錫良弼、輔斯建國、欽若班政、敷言布敎、仁經義緯、惟忠惟孝、率禮履謙、宣化大猷、海宇乂安、民競齊修、衆濟協和、人代天工、奄聞流逝、流澤無窮、予懷震悼、篤念靡已、禮以國葬、錫以哀誄、

祭 文

國葬委員長 臧 式 毅

維康德五年四月二十日、欽奉

勅旨、恭修國葬之禮、致祭於故國務總理大臣大勳位鄭公孝胥之靈曰、嗚呼、

公生禀川嶽之靈暉、含珪璋之和粹、學之有源而成淵、行之素位而不貳、窮精微於天人之際、期實濟於執中之治、忠貞允亮、秉國之鈞、推其誠而一貫、弘斯道而無類、平章之垂範九政、協和之興民樂羣、除其不欲、導其所利、綱紀自張、人勸物備、是以丕顯建國之業、而奠洪基於无疆、篤賴盟邦之輔、而開邦運於明誼、三載之績、德洽政教、懸車之後、愛深育才、徽猷彌高、景命有隕、三月二十八日以疾薨於私第、春秋七十有九、嗚呼哀哉、宸衷震悼、特錫優禮、以國葬之、服喪擧哀、式毅忝命委員長、敢昭告神靈、尙饗、

弔詞　　國務總理大臣　張景惠

維大滿洲帝國康德五年四月廿日、宜祭之吉、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謹以香花供果、致祭於大勳位前相國鄭公蘇戡之靈位前而弔曰、

繄維我公、生而岐嶷、早負盛名、方諸轍軾、年甫弱冠、身入黌門、歲在

壬午、折桂掄元、自時厥後、名高北斗、著爲文章、不脛而走、洛陽紙貴、
覩同珍翡、在野名流、耕莘釣渭、一旦雄飛、入傍紫薇、宸眷優渥、晉秩
賜緋、戊戌政變、辭樓下殿、蘆漢路局、長才表見、在鄂數年、拔士貢賢、
文翁化蜀、乃如是焉、治軍龍州、大展鴻猷、國防鞏固、部署以周、移節
湘沅、布政承宣、藎謀偉略、爲國屏藩、鼎革之前、內用郵傳、一籌未展、
乃賦歸田、先朝遺老、津滬傭書、戶限爲穿、皆長者車、十載於茲、入爲
帝師、啓迪聖聰、擬于皋夔、滿洲建國、乞秦之力、三千萬人、飲和食德、
觀善東瀛、高山景行、王道樂土、如日初升、四載伴君、忽焉倦勤、急流
勇退、衡宇載奔、中旨慰留、再疏乞休、前官禮遇、勳位以酬、優游林泉、
亦越二年、兒孫繞膝、頤養性天、仲春下浣、二豎來纏、醫藥罔效、仙館
乃捐、竭誠臨奠、肴酒以薦、靈如不昧、來享來宴、尚饗、

起靈文

維康德五年七月一日、國葬委員會委員長臧式毅欽奉
勅旨、恭修國葬之禮、茲遷故國務總理大臣大勳位鄭公孝胥之靈櫬、啓自新京
柳條路之私第、將葬于瀋陽同仁村之兆域、敬與喪主百穀、及功服遺眷、國葬
委員幹事、故舊戚友、致誠舉哀、告以起靈之辭曰、
猗歟元輔、古之稷契、佐命立功、著厥休烈、帝典增光、臣範騰芳、敦化
用流、澤及無疆、公之云薨、天心震悼、賜誄賜葬、褒旌勳勞、恩隆禮崇、
益彰遺德、朝野哀慟、涕淚沾臆、祥祭期閱、營彼兆宅、擇此吉辰、安櫬
窀穸、敬告神靈、尚享、

安葬文

維康德五年七月三日、國葬委員會委員長臧式毅欽奉
勅旨、恭修國葬之禮、茲發故國務總理大臣大勳位鄭公孝胥之靈櫬、來自新京
之私第、將安之于兆域、長閉幽扃、敬與喪主百穀、及功服遺眷、國葬委員幹

事、政府百司吏掾、故舊戚友、四方來弔之士、致誠祭之、告以安葬之辭曰、
惟瀋之陽、地名同仁、龍脈東來、勢動星辰、邐迤向南、土厚泉甘、林丘
閒敞、琴書可樂、公愛此境、欲結草廬、先憂後樂、不暇遂初、葬公于此、
醻忠以孝、爲國彰功、爲民立敎、幽宅長閟、公之攸安、其人萬古、風淸
歲寒、

輓辭

沈瑞麟輓

扈聖東來、每念前勞任邊寄、
成功先退、誰傳王道佐中興、

孫其昌輓

雷雨見經綸、再造乾坤眞宰相、
江湖甘隱遯、廿年瀟灑老詩人、

袁金鎧輓

氣體本堅強、詎知梁壞泰頹、竟歸浩落、
身名增慨歎、尤有詩壇墨寶、永在人間、

丁士源輓

飽嘗讜水廉泉、組織王道、
重述嘉木瑞繭、經緯國家、

竇熙輓

艱危扈蹕、謨議閉邦、三載退休、詩墨從容消日月、
雄節邁倫、高氣蓋世、一朝仙去、英靈上引作星辰、

曹汝霖輓

紫塞乞抽身、虛築閑坊題大隱、
青門懷擧餞、猶從雅讌話貞元、

張燕卿輓

風雨憶同舟、體國精神推司馬、
鶺鴒驚折翼、貽民永思仰臥龍、

榮厚輓

掌內翰、躋外臺、游陟中樞、開濟贊新邦、上道精神徵相業、
畏廬逝、石遺亡、海藏繼隕、凄涼憶勝侶、詩篇風格悵傳人、

駐滿羅瑪教皇代表高德惠輓

手挽狂瀾、方祝百歲功名、眼見新邦成大治、
身辭幼世、翻愁三春草木、心酸客館讀遺詩、

王克敏輓

世變理難窮、隻手迴天、鷃雀安知鴻鵠志、
老謀心獨苦、千秋載筆、椒蘭終異艾蕭馨、

韓雲階輓

以勝朝遺老、爲新邦元勛、緯地經天、精神同黑水白山、作起允符夜起賦、
竭千載孤忠、樹一代楨楷、蟠根錯節、骨氣逾蒼松翠柏、行藏無愧海藏樓、

劉恩格輓

高閣海藏樓、詩名豈被勛名掩、
乘時王道論、儒術何曾治術違、

烏澤聲輓

慷慨報君恩、經緯萬端、千秋不朽、
啓發宏敎化、忠恕二字、一貫而行、

闞潮洗輓

秉國之鈞、秉國之成、王道蕩蕩、
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敷政優優、

大同報社輓

勛業礪忠貞、且復學究天人、筆參造化、
大名垂宇宙、無愧節秉正氣、道寄斯文、

盛京時報社輓

王道猶存、學宇無師表、
淸名常在、老成有典型、

新京日日新聞社輓

當代一人、是瀟國丰儀、汾陽福澤、
大名千古、有臯夔事業、蘇柳文章、

殷汝耕輓

鯨浪決堤維、憶廿年前、抵掌縱談、棋局屢翻、羨公克展經綸志、
蟬嫣託姻婭、聞千里外、拈花歸寐、墓門在望、愧我虛懷利濟心、

王殿忠輓

靑史數完人、勛名直接湘鄉踵、
丹心扶聖主、日月重光肅愼天、

薄田美朝輓

統傳王道、紀極人倫、一代文章關氣運、
樓號海藏、庵名夜起、八方士庶重操行、

魏宗蓮輓

手澤寶鴻題、假年竟靳期頤券、
膚功開駿業、捧日長留衆口碑、

張元濟輓

患難昔相依、把臂偕行、難忘震撼同舟日、
歸休終未得、撫膺欲絕、想見淋漓擲筆時、

陳曾矩輓

荐士到疎慵、拙才我自慚中散、
是翁眞矍鑠、晚節何緣念少遊、

趙汝楳輓

是文苑、是儒林、是詩人、是書家、是帝師王佐、天憖遺耆英大老、作一代開國首勳、隻手闢鴻蒙、信生民以來所未有、

爲陳蕃、爲黃憲、爲虞詡、爲申胥、爲李泌荀卿、公實兼臣靡尚父、任三年布衣宰相、孤忠扶日月、肇歷史空前新紀元、

胡炳勳、李諤共輓

出爲元老、處作名儒、立志建滿洲、翹首峴山悲叔子、

功在天下、澤遺後世、大名垂宇宙、不徒江左有夷吾、

汪鸞翔輓

鄂渚溯佳遊、遙憐閣外晴川、極目白波思昔夢、

新邦崇舊德、痛惜盦前夜色、瞻階斜月冷詩魂、

馮廣民輓

鄭侯勛業、狄相精忠、再造皇家復舊物、

謝傳風流、武鄉經濟、重興王道翊新邦、

林步隨輓

心在本朝、看此局艱錯艱難、身後囿應留定論、
名高一代、想平昔風流文采、眼中何處着時賢、

薛攀桂輓

餘事作詩人、萬首隨游孤抱寄、
行朝護沖主、十年丙吉舊恩多、

陳燕鼎輓

王道策中興、反正乃為時務傑、
詩名橫一代、歸眞猶是海藏身、

楊鐘羲輓

王道古難言、縱然身到黃扉、都未是平生意、

春期今竟負、無分堂依綠野、更相陪二十年、

周達輓

以杜牧之陳同甫相期、大事誰可擔當、末座少年曾許我、
與鄭延平張忠武同志、老眼及看恢復、蓋棺今日是完人、

李宣倜輓

及見草堂成、化鶴魂知遼海返、
長留詩卷在、拜鵑心與杜陵同、

輓詩

王揖唐

其一

有海精衛飛、有山愚公移、安知老將至、終始氣不衰、堂堂蓋世翁、果爲天所
私、功名羞假手、偶試亦已奇、不朽矜自致、獨往信有詩、君有詩曰丈夫不朽當自致假手功名何足論

其二

負氣豈全非、晩何傷漫罵、味朋殊厚我、酬唱不能罷、相知美猨臂、妙喩哄引謝、一笑各天涯、蘿壓送此覇、文字亦何爲、神腐同一化、（君昔贈詩有控弦雖不發天下罷猨臂之句余和作鼎鑊背已遇一朋有眞味二句君尤誦歎不置）

其三

喬木待高樓、到眼價老地、豪健眼中人、永訣殊不類、百歲自詭耳、夜起頗述秘、叢生我未求、亦康食與睡、觸君平生歡、悲吟耿不寐、（君旣來京買宅欲再起樓有句曰成陰喬木待高樓）

其一　　郭則澐

高眄匡隤俗、雄才折晩途、喬身嗟衆忌、忍事識孤痛、氣歎衰時槃、風襟故老殊、嫖姚定何往、息駕想崑都、

其二

入塞疑來訣、悲懽盡一巵、腐心譚奕倦、投老築樓遲、抑塞謌逾壯、飛騰事莫

追、禊游思淼藪、流水渺前期、

其 二

豈有移山力、多慚許竊才、睨時因骨傲、更世始心灰、逆挽今奚望、孤醒老更哀、悲風柳條路、夢逐素車來、

其 一　　黃 懋 謙

羈紲從亡迹已陳、深衣獨樂九分人、崎嶔始自成童日、儉約同於未貫身、椽筆世間都斂手、偃龍海上得棲神、客冬臨發傳觴急、似與親知了舊因、

其 二

柳下敲門躡七年、每逢鬭鴿食階前、陽和布氣能容物、人海藏身只任天、北使起居詢潞國、南荒祠祭報文淵、公今不返蛟龍匣、風雨中宵重涕漣、

其 一　　徐 思 允

一代詩文手、曾聞故相稱、張文襄公 書生多大計、垂老佐新興、論道訏謨定、成

功勇退能、優遊彌性地、純嘏忽無遐、

其 二

遠見台星圻、何人半夜呼、殊庸酬典禮、通德繼門閭、智術前賢得、雄豪并世無、倒看題榜字、鬱鬱壯 皇都、

其 三

有酒常爲客、將身漫託醫、會心談藝事、揮淚盡交期、三月難逢閏、公以閏三月生每逢此閏必大讌賓客重陽更付誰、公每值重陽必集友躋登高家家輟舂糧、吾亦感其私、

其 一 葉 参

撥亂功難竟、尊王義自堅、報韓因相漢、存魯力回天、盡瘁酬斯局、艱危在一肩 永留戊亥記、驚際巳辰年、

其 二

前身天上鶴、佳世尙軒昂、鬱勃詩鳴志、潛藏筆有光、誰傳毛氏學、疇立鄭公

鄉、廿載相期許、孤恩淚幾行、

其　三

遼海從遊地、愁過柳下居、先生竟歸去、吾道果何如、零落庭前鶴、塵封壁上書　感時哀逝恨、痛哭總難紓、

其　一　　　　于　耀　洲

一夕大星殞、八荒涕淚新、黃扉留後殿、青史見完人、歷盡艱難日、永歸清淨身、都門過柳下、憑弔黯傷神、

其　二

痛矣斯文喪、空餘梁父吟、死爲時所迫、恨與海同深、有地埋忠骨、何人鑒苦心、蓋棺果論定、千載杳知音、

鄭孝胥傳（終）